



容甫三筆

坤

1卷5
410
6



門 4 5
號
卷



容齋三筆卷第九十六則

樞密兩長官

趙汝愚初拜相陳騤自參知政事除知樞密院趙辭不受相印乃改
樞密使而陳已供職累日朝論兩樞長又名稱不同為無典故按熙
寧元年觀文殿學士新知大名府陳升之過關留知樞密院故事樞
密使與知院事不並置時文考博呂公弼既為使神宗以升之三輔
政欲稍異其禮且王安石意在抑彥博故特命之然則自有故事也
赦放債負

淳熙十六年二月登極赦凡民間所欠債負不以久近多少一切除放
遂有方出錢旬日未得一息而并本盡矣之者人不以為便何澹為諫
大夫嘗論其事遂令只償本鈔小人多義幾至喧譟詔熙五年七月
覃赦乃只為蠲三年以前者按晉高祖天福六年八月赦云私下債
負取利及一陪者並放此最為得又云天福五年終以前剩稅並放

而今時所放官物常是以前二年為斷則民已輸納無及於惠矣唯民間房賃欠負則從一年以前皆免比之區區五代翻有所不若也

馮道王溥

馮道為宰相歷數朝當漢隱帝時耆長樂老自敘云余先自燕亡歸河東事莊宗明宗愍帝清泰帝晉高祖少帝契丹主漢高祖今上三世贈至師傅階自將仕郎至開府儀同三司職自幽州巡官至武勝軍節度使官自試大理評事至兼中書令正官中書舍人至戎太傅漢太師爵自開國男至齊國公孝於家忠於國已無不道之言門無不義之貨下不欺於地中不欺於人上不欺於天其不足者不能為大君致一統定八方誠有愧於曆古何以答乾坤之施老而自樂何樂如之道此文載於范質五代通錄歐陽公司馬溫公嘗詆諆之以為無庸恥矣王溥自周太祖之末為相至國朝乾德二年罷嘗作自向詩述其跡歷其序云予年二十有五舉進士甲科從周祖征河中攻太常丞監朝時同年

生尚未釋褐不日作相在廊廡凡十有一年歷事四朝去春恩制改太子太保每思菲陋當此榮遇十五年間遂躋極品儒者之幸殆無以過今行年已十三歲自於讀之暇但當居讀佛書歌詠承平因作自向詩十五章以志本末此序見三朝史本傳而詩不傳頗與長樂叙相類亦可議也

周玄豹相

唐莊宗時術士周玄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時明宗為內衙指揮侯安重誨使人易服而生召玄豹相之玄豹曰內衙貴將也此不足當之乃指明宗於下生曰此是也因為明宗言其後黃不可言明宗即位思玄豹以為神將召至京師宰相趙鳳疎乃止觀此事則玄豹之方術可知然馮道初自燕歸太原監軍使張承業辟為本院巡官甚重之玄豹謂承業曰馮生在前從不可追用書託盧質曰我首見杜黃裳字真圖道之狀兒酷類焉將來必副大用玄豹之言不足信也承業於之薦道為霸府從事其後位極人臣考終曠下五代諸臣皆莫能及則玄豹未得

檀唐許之誓也。道在晉天福中為上相，詔賜生辰器幣，道以幼屬亂，離早喪父母，不記生日，懇辭不受。然則道終身不可向，獨有形狀，可相而善工亦失之如此。

鉅鍾濱浪

柳子厚鉅鍾潭西小丘記云：丘之小不能一畝，向其丘曰：唐氏之棄地，貧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予憐而售之，以茲丘之勝，致之澧水鄆杜，則黃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追而逐之，賈曰百，連歲不能售。蘇子美濱浪亭記云：予游吳中，過郡崇東，顧草樹鬱然，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得微徑於雜花偕竹之間，東趨數百步，有棄地三，向皆水旁，無民居，左右皆林木，相虧蔽，予愛而裴回，遂以鈔曰萬，得之，予謂二境之勝絕如此，至於人棄不售，安知其後卒為名人賞，跡如濱浪亭者，今為韓蘄王家家所有，價直數百萬矣，但鉅鍾復埋沒不可識，士之處世，遇與不遇，其亦如是哉。

司封失典故

南渡之後，臺省胥吏舊人多不存，後生習學，加以者記不復，諸悉典章，而司封以間曹之故，尤為不謹。舊法大卿監以上贈父，至太尉止，餘官至吏部尚書止。今司封法餘官至金紫光祿大夫，蓋昔之吏書也。而中散以上贈父，至少師止。按政和以前，大尉在大傅上，其上唯有左師，故凡稱攝太尉者，皆為攝左傅，則贈者亦應如此。不應但許至少師也。生為執政，其身後但有子升朝，則累贈可至極品。大國公歐陽公位參知政事，太子少師，後以諸子恩至大，師究國公而其子樂亦不過朝大夫耳。見於蘇公繁文及黃門所撰神道碑。比年汪莊敏公任樞密使，以子贈左師，當封國公，而司封以為須一子為侍從，乃可竟不肯施行，不知其說載於何法也。朱漢章却以子贈至大國公，舊少卿監恩封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自後再該加封，則每次增百戶，無心法令一，封即止。舊季士待制食邑千五百戶，以上每遇恩則加實封若

虛邑五百者其實封加二百虛邑三百二百者實加一百今復不然雖前執政亦只加虛邑三百耳故傳後者多至實封百戶即止尤可笑也

老人該恩官封

晁無咎作積善堂記云大觀元年大赦天下民百歲男子官婦人封仕而父女年九十官封以民百歲於是故漳州軍事判官晁仲康之母黃氏年九十一矣其第四子仲詢走京師狀其事省中為漳州請漳州雖沒赦令初不異往者丞相以為可而上之封壽光縣大君令自乾道以來慶典屢下仕者之父母年七十八十即得官封而子已沒者其家未嘗陳理為可惜也

學士中丞

淳熙十四年九月予以雜學士除翰林學士蔣世偕以諫議大夫除御史中丞時施聖与在政府語因列云此二官不常置今吐之逼人吾輩當自勉蓋謂其必大用也已而皆不然因考紹興中不除者不暇錄述姑從書皇聖帝以後至于紹熙五年枚數之為學士者九人仲元文安公史魏公伯

兄文惠公對肅王曰嚴王魯公周益公及予其後李獻之也二兄史劉王周皆擢執政日嚴以耆老拜端明致仕唯予出補郡獻之遂踵武為中丞者六人幸企李姚令則黃德潤蔣世偕謝昌國何自然也幸姚黃皆執政唯蔣補郡昌國徙樞尚書即去國自然以本生母憂持服云

漢高祖父母姓名

漢高祖父曰太公母曰媪見於史者如是而已皇甫謐王符始撰為奇語云太公名執嘉又名煥媪姓王氏唐洪文館學士司馬正作史託索隱云母媪氏是時打得班因泗水亭長古石碑文其字分明作媪媪氏与媪膺復徐考伯魏奉古等執對反覆深嘆古人未聞聊託異見予竊謂因果有此明證何不載之於漢紀後世好事者如皇甫之徒所增加耳又嘗在嶺外見康州龍媪廟碑亦云姓媪氏則指媪為媪者不一也唐小說纂異記載三史王生醉入高祖廟見高祖云朕之中外泗水亭長碑如此具載外族媪氏蓋不根誕妄之說

君臣事迹屏風

唐憲宗元和二年製君臣事跡，上以天下多事，留意典墳，每覽前代興亡得失之事，皆三復其言，遂采尚書春秋後傳史記漢書三國志易子春秋吳越春秋新序說苑十書君臣行事，可為龜鑑者，集成十回篇，白製其序，寫於屏風，列之御座之右。書屏風六扇於中，宣示宰臣李藩，亦皆進表稱賀。白居易翰林制誥，有批李夷管及百寮嚴緩，亦賀表其略云：取而作鑑，書以為屏，與其散在圖書，心存而景慕，不若列之牆素，目覩而躬行，庶將為後事之師，不獨觀古人之象。又云：森然在目，如見其人，論列是非，既庶幾為世偶之戒，發揮獻納，亦足以開陛下之心。居易代言，可謂詳盡。又見唐世人之作一事而中外至於表賀，又答詔勸導，以此亦發於叢脞矣。憲宗此書，有辨邪正，去奢泰兩篇，末年用皇甫鎛而去，裴度荒於將，富死於宦侍之手，屏風本意果安在哉。

僧道科目

唐末帝清泰二年二月，功德使奏每年誕節，諸州府奏薦僧道，其僧尼欲立講論科，講經科，表白科，文章應制科，持念科，禪科，齋贊科，道士經法科，講論科，文章應制科，表白科，齋贊科，焚修科，以試其能。否從之。此事見舊五代史，記不知為行與否。至何時而罷也。蓋是時猶未嘗禱禱部度牒耳。周世宗廢併寺院，有詔約束云：男年十五以上，念得經文一百紙，或讀得五百紙，女年十三以上，念得經文七十紙，或讀得三百紙者，經奉府陳狀乞剃頭，委錄事參軍奉判官試驗。其系大名系北府書州各起置戒壇，候受戒時，委系祠部差官引試。其三處祇委判官逐處問奏，候勅下，委祠部給付憑由，方得剃頭。受戒其防禁之詳如此。非若今時只納錢于官，便可出家也。念經讀經之無極，為皆稱與對本云。

射佃題田

漢之法，制大抵因秦而隨，宣損益不害其為矣。漢唐之法，制大抵因隋小加振飾，少害其為盛。唐國家當五季衰亂之後，其究不下秦隋然一

時設施國亦有可采取按周世宗顯德二年詔應此戶莊田並許人請射
承佃供納稅租如三周年內本戶來歸者其桑田不計荒熟並交還一
半五周年內歸業者三分交還一分如五周年外除本戶墳塋外不在
交付之限其近北諸州陷蕃人戶來歸業者五周年內三分交還二分十
周年內還一半十五周年內三分還一此外者不在交還之限其旨
明向人不可曉以若今之令式亦書置於几案為猶未文之具故有檢
去物業三十五年妾人詐稱逃戶子孫以錢買吏而奪見佃者為可歎也

周世宗好殺

史稱周世宗用法太嚴群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實之極刑予既書
于鏡筆矣薛居正舊史記載其事甚備而歐陽公多變去今畧記于
此樊愛能何徽以用兵先漢軍法當誅無可言者其他如宋州巡檢供
奉璘以捕盜不獲左羽林大將軍孟漢卿以監納兩耗刑部丞郎陳
湜以檢田失實濟州馬軍都指揮使康徽以橋道不謹內供奉官孫延

希以督修永福殿而役吏有就瓦中噉飯者密州防禦副使侯希進
以不奉使者余按視夏苗左義庫使符令光以造軍士袍襦不辦楚
州防禦使張順以隱落稅錢皆抵極刑而其家有不至死者

孟字義訓

一字數義固有之矣若孟字只是最長最先之稱如所謂孟侯孟孫
元妃孟子孟春孟夏之類是也國語優施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注
云大夫之妻稱主從夫稱也而謂孟為里克妻字則非矣又云孟一
作盍史記呂后本紀注中引此句而司馬公索隱乃云孟者且也言
且啗我物其說無所據班固出通賦盍孟晉以造群李善乃注孟為
勉蜀王衍書其臣徐延瓊宅碑孟言蜀語謂孟為弱故以戲之其
後孟知祥得蜀館于徐弟以為己識此義又為孟稽也東坡與歐陽叔弼
詩云孟孟當啗我玉鱗金鯉魚不用優施語魯之寶刀曰孟勞孟詳其義

向巨原詩

亡友向巨原自少時能作詩予初識之於梁宏夫坐上未深知之也
是日偕二友從吳傳朋遊芝山登五老亭以駕言出游分韻賦詩巨
原得駕字其語云茲山何魏魏氣欲小嵩華後云二三子勝日飽閑
暇躡攀謝車輿白辨友不借把蘿覓幽蹊行林得孤榭側送夕陽後
俯視高鳥下登臨託曩昔歲日驚代謝却數一周星復年千里駕身
從泛梗流事与浮雲化揚來共一尊似為天所放明發還向塗左難
足悲此詩成視者皆服傳朋游然詩卷數百篇巨原獨不深嘆美之
頗記其數句曰先生著若節可世進延陵我評先生賢不以能書稱
功成磨蒼崖望德頌日昇勿書陵雲榜華顛踏高層向格超峻其言
皆有規規与古所紀劉孝冲古風相類也後哀其平生所作數千篇
目為葵齋雜藁傳予為序時予在章貢及序成持寄之則已卧病僅
能於枕上一讀而已巨原初見韓子蒼得一詩曰老子真祠地君來
覓紙題文如士衡後年与正平齊向說鍾陵郡官居章水西浣翁詩

律在佳處可時據而韓集佚不收但見序中耳

葉晦叔詩

亡友葉黠晦叔嘗除勅令所刑定其紹興十九年為福建帥屬予嘗
因春補諸生白于府主邀与同考拔鎖宿貢院每句予作長句云沈
沈廣厦清如水市橋人倚不到耳一問十日豈天賜慙愧銘之白袍
子相逢更得金玉人久矣眼中無此士連牀夜話不成寐徒之雞聲
忽驚起是中差樂真難名昔者相過出得此但憐時節不相謀正墜
清冰寒食裏梨花已空海棠謝外問物色知餘幾只恐兩風摧折之
負此一春吾過矣謝公尋山飽間暇應笑腐儒黏故紙錦囊得句應
已多為一相思頻寄似時謝景思為祭議官故平章曾之晦叔和篇
云文章為言抵杯水世上虛名徒爾耳我常自笑一生癡那更將癡
笑解子大屋沈沈餘百年到今所聞知幾士看渠得失自偶然其間
惡善從何起君問我言亦大笑為說為事總如此缺急須了却公

家事門外不知者有幾句缺三飛兩時聞打定紙他年第一復相從未
必從容今日似其語意超新惜不能盡憶又嘗云五十六言大抵多
引韻起者以側句入尤峻健如老杜出樓地僻經過大老病人扶再
拜難是也然以猶是作對若以散句起又佳如苦憶荆州醉司馬論
古格廻定常南是也故予自福倅滿歸晦叔以二詩送別不用此體
一章云一門伯仲知誰似四海文章正數君何事與予如舊識由來
於世五聞問古者喜光陰賸勝地宜多物色分忽復翩然從此去便
應變化上青雲二章云此地相從驚歲晚登臨况是客情時却將襟
抱向誰可正爾艱難惟子知情到中年工作惡別於生世易為悲梅
花盡醉清江上點淡西風凍雨垂可謂奇作然相別不數年即下世
每誦味其語輒為悵然因刻所作容齋記嘗識于末

容齋三筆卷第九

容齋三筆卷第十 十七則

詞學科日

熙寧罷詩賦元祐復之至紹聖又罷於是學者不復習為應用之文
紹聖二年始立宏詞科除詔誥制勅不試外其章表露布檄書頌箴
銘序記誡諭凡九種以四題作五場引試唯進士得預而專用國朝
及時事為題每取不得過五人太觀四年改立詞學兼茂科增試制
詔內二篇以歷代史故事每歲一試所取不得過三人紹興三年工
部侍郎李擢又乞取兩科裁訂別立一科遂增為十二體曰制曰誥
曰詔曰表曰露布曰檄曰箴曰銘曰記曰贊曰頌曰序凡三場裁六
篇每場一古一今而許卿大夫之任子亦就為博學宏詞科所取不
得五人任子中選者賜進士第雖用唐時科目而所試文則非也自
乙卯至于紹熙癸丑二十勝或三人或二人或一人并之三十三人
而紹熙庚戌闕不取其以任子進者湯政公至宰相王日嚴至翰林

承旨李獻之學士孫子象兵部侍郎湯朝美右史陳峴方進用而予
兄弟居其間文惠公至宰相文安公至執政予冒處翰苑此外皆係
已登科入然擢用者唯周益公至宰相周茂振執政沈德和莫子齊
倪正父莫仲謙趙大本傅景仁至侍從葉伯益李元衡至左右史餘
多碌碌而見存未顯者陳宗召也然則吾家所蒙亦云過矣

唐夜試進士

唐進士入學場得用燭故或者以為自平旦至通宵劉虛白有廿年
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之句及三條燭盡之說按舊五代史選舉
志云長興二年禮部貢院奏當司奉堂帖夜試進士有何條格者勅旨
秋來赴學倘有帶程夜後為文者每舊制王道以明規是說公事須白
畫顯行其進士至今排門齊入就試至閉門時試畢內有先了者上曆
畫時旋令先出外入策亦須畫試應諸科對策至依此例則畫試進士
亦前例也清泰二年貢院又請進士試雜文至點門入省經宿就至

開運元年又因禮部尚書知貢舉竇正固奏自前考試進士皆以三
條燭為限并諸色學人有懷就書冊不令就試未知於何時復有更革
白樂天集中奏狀云進士許用書冊兼得通宿但不明言入試朝暮也

納納絹尺度

周顯德三年勅舊制織造絕細絹布綾羅錦綺紗縠等幅闊二尺起
朱年後並須及二尺五分宣令諸道府來年所納官絹每匹須及
一十二支其絕細只要求夾密博勻不定斤兩其納官絹絹依舊長四
十二尺乃知今之稅絹尺度長短闊狹斤兩輕重頗本於此

朱梁輕賦

朱梁之惡最為歐陽公五代史記所斥然輕賦一事為史取之而
新書不為指出其語云梁祖之南國也屬黃巢大亂之餘以吏門一
額外為烽候內辟汗菜屬以耕桑為以租賦士斃苦戰民則輸二
紀之向俄成霸業及末帝與莊宗對壘于河上河南之民雖因於

運亦未至流亡其民無他蓋賦斂輕而丘園可惡故也及莊宗平定
梁室任使人孔謙為租庸使峻法以剝下厚斂以奉上民產雖竭軍
食尚虧加以兵革固之以饑饉不四三年以致顛覆其義無他蓋
賦役重而寰區失望故也予以事考之此論誠然有國有家者之龜
鑑也資治通鑑亦不載此一節

坎離陰陽

坎位正北當幽陰肅殺之地其象於易為水為月董仲舒所謂陰常
居大冬而後於空虛不用之處然而謂之陽離位正南當文明赫々
之地於易為日為火仲舒所謂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然
而謂之陰豈非以陰生於午陽生於子故邪司馬云天是陽而南
是陽位故木亦是陽所以木正為南正也火是地正亦稱北正者火
數二二地數也陰至北方故火正亦稱北正究其極擊顛似難曉聖
聖人無所云古先哲儒以至於今亦未有論之者

前執改為尚書

祖宗朝曾為執政其後入朝為他官者甚多自元豐改官制後但為
尚書為考實自蔡卞樞密去位復拜某部尚書韓忠彥自知樞密院
出滿以某書召李清臣蒲宗孟王存皆嘗為左丞而清臣存復拜某
書宗孟兵書先是元祐六年清臣除同下為給事中范祖禹封還朝
廷未決繼又進樞密宗孟兵部少丞蘇轍言如此且止左僕射呂大防
於屢前奏諸部久闕尚書見在人皆資治未可用又不可闕官須至用
某執政轍曰尚書闕官已數年何嘗闕事遂已胡宗愈嘗為左丞
召拜禮書吏書尚書字已來乃不復然

河伯娶婦

史記褚先生所書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問民所疾苦長老曰吾
為河伯娶婦以故貧弱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錢得數
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為河伯娶婦與祝巫分其餘錢持婦巫行視小冢女

必者即聘娶為法齋宮河上粉飾女浮之河中而沒其人家有女者
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劉曰至娶婦時吾亦往送遂投
大巫姬及三弟子并三老於河乃露去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為河伯娶
婦事也此事蓋出於一時雜傳訛謬未必有實而六國表秦靈公八年
初以君之妻河言初者自此年而此不知止於何時注家多說司馬出此
索隱乃云初以君之妻河謂初以此年取他女為君之君之猶言也妻河謂嫁之
河伯故魏俗猶為河伯娶婦蓋其遺風也則此事秦魏皆有之矣

六經用字

六經之道同歸旨意未嘗不一而用字則有不同者如依祐右三字
一也而在書為依在易為祐在詩為右惟維唯一也在書為惟在詩
維在易為唯左傳亦然又如易之无字周禮之灋眠菟蠹齋臬釵
釵簪小字他經皆不然今人書无咎无妄多作無失之矣孝宗初登
極以潛邸為佑聖觀令玉冊官篆牌奏云篆法佑字無立人只單作

而

右字道士力爭以為觀者去人恐不可安跡有旨特增之

鄂州興唐寺

鄂州城北鳳凰山陰有佛刹曰興唐寺其小閣有鐘題誌云大唐天
祐二年三月十五日新鑄勒官階姓名者兩人一曰金紫光祿大掾
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陳知新一曰銀青光祿大掾校尚書左僕射
兼御史大楊琮大字之下皆當有夫字而悉削去觀者莫能曉五代
新舊史九國志並無其說唯劉道原十國紀年載楊行密之父名德
德與夫同音是時行密據淮南方破杜洪於鄂而有其地故將依為
諱之行密之子謂建國之後改文散諸大夫為大御御史大夫為御
史大憲更可證也鄱陽浮洲寺有吳武義二年銅鐘安國寺有順義
三年鐘皆刺史呂師造題官稱曰光祿大御校大保兼御史大御
然則亦非大憲也王得臣塵史嘗辨此事而云行密遣劉存鄂州知
新琮不預志傳皆略而不書予又按楊溥時劉存以鄂岳觀察使為

都招討使知新以岳州刺史為固練使因將兵擊楚為所執殺則知新乃存偏裨不預也

稱衡輕曹操

孔融薦稱衡以為淑質正亮其才卓犖志懷霜雪疾惡若讐任座史魚殆無以過若衡才輩不可多得教稱述於曹操操欲見之衡素相輕疾不肯往而教有怒言操懷忿因召之擊鼓裸身辱之融為見操說其狂疾求得自謝操喜勅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宴衡乃坐於堂門言法悖逆操怒送與劉表衡為融所薦東地謂融視操特鬼域之雄其勢決不兩立求融誅操則操害融而衡平生唯善融及楊脩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融脩皆死於操手衡無由得全漢史言其尚氣剛傲矯時慢物此蓋不知其鄙劣曹操故臨身危機所謂語言狂悖者必誦斥其有僭篡之志耳劉表復不能容以與黃祖觀其所著鸚鵡賦專以自況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如云嬉游高峻栖峙

幽深飛不妄集翔必擇林雖周旋於羽毛固殊智而異心配鸞皇而小美焉比翼於眾禽又云彼賢哲之逢患猶棲遲以羈旅矧禽鳥之微物能以安處又云嗟祿命之衰薄矣曹時以嶮巖豈言語以階亂將不密以致危又云厥六翮之殲斃雖奮迅其焉如心懷歸而弗果徒怨毒於一隅卒章云苟竭心於所事敢皆惠以忘初期守死以報德甘畫辭以効愚予每三復其文而悲傷之李太白詩云魏帝營八極蟻觀一稱衡黃祖斗筲人殺之受惡名吳江賊鸚鵡為學起群英錫振金石句欲飛鳴勢鸚鵡啄孤鳳千春傷我情此論最為精當也

禁中文書

韓魏公為相密與仁宗議定立嗣公曰事若行不可中止陛下與向不獲乞內中批出帝意不欲官人知曰只中書行足矣遂熙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壽皇聖帝自德壽持喪還宮二十五日有旨召對與吏部尚書黃樞同引中使先諭旨曰教內翰為身既對乃旋於東華

門內行廊下夾一素帷御榻後出一紙錄唐正觀中太子承乾監國
事以相示蕭先退上與道言欲令皇太子參決蕭先使條具令行事
宜仍戒云進入文字須是密道奏書當親自書寫更封函進司上
曰也只蕭開不知分付近上一箇內臣道又言臣無由可與內臣相
聞知惟御藥是太子院承受文字尋常只是公家文書傳達今則不
可欲候換索典故了日却再乞對面納上曰極好於是七月間三得
從容乃知禁廷機事深畏漏泄也其詳見於所記見開事實

老子之言

老子之言大抵以無為本至於絕聖棄智然所謂將欲歛之
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
與之乃似於用機械而有心者微言洵奧固莫深其言也

孔叢子

前漢枚乘與吳王漢書曰夫以一篋之任係千鈞之重上縣毫極之

測

高下無不測之測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
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孔叢子
嘉善篇載子貢之言曰夫以一篋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之於毫極
之高下無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馬方
駭鼓而驚之係方絕而鎮之繫絕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枚叔
全用此語漢書注諸家皆不引證唯李善注文選有之予按孔叢子
一書漢藝文志不載蓋劉向父子所未見但於儒家有者常尊侯孔
臧十篇今此書之末有連叢子上下二卷云孔臧著書十篇即即是
已然所謂叢子者本陳涉博士孔鮒子魚所編集凡二十一篇為六
卷唐以前不為人所稱至嘉祐四年宋咸始為范祖禹以進遂傳于世
今讀其文畧如楚漢向氣骨豈非齊梁以來好事者所作乎孔子家
語著錄於漢志二十七卷顏師古云此今所有家語也

小星詩

詩序不知何人所作或是或然前人論之多矣唯小星一篇顯為可
議大序云惠及下也而繼之曰夫人惠及賜妾進御於君故毛鄭從
而為之辭而鄭箋為甚其釋黃、宵征、抱衾、與禱兩句謂諸妾庸
然而行或早或夜在於君所以以房進御又云禱者休悵也謂諸妾
夜行抱衾與悵待進御且諸妾有一國其宮中嬖妾雖云至下固
非閭閻賤微之比何至于抱衾而行況於悵悵一已之力所能
致者其說可謂陋矣此詩本是詠使者遠適夙夜征行不敢慢君余
之意占殷其雷之指同

桃源行

陶淵明作桃源記云源中人自言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
絕境不復出焉乃不知有漢季編觀者系之以詩曰嬴氏亂天紀賢
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斯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自是
之後詩人多賦桃源行不過稱贊仙家之樂唯韓公云神仙有無何

渺茫桃源之說誠荒唐也依那知偽為真至今儒者武陵人亦不及
淵明所以作記之意按宋書本傳云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
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
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故五臣注文選用
其語又繼之云意者取事二姓故以異之此說雖經前輩所說然予
竊意桃源之事以避秦為實至云無編觀者乃寓意於劉裕託之於
秦借以為喻耳近時胡宏仁仲一時座折有奇味大略云靖節先生
絕世人意何記偽而考真先生高步震末代雅志不肯為秦氏故作
斯文字出意要似寰海離風塵耳說得之美

司封贈典之失

前所書司封失典故復憶一事尤為可笑紹興二十八年郊祀赦
恩資政殿學士楊焄父已贈少師乞加贈司封以資政殿學士係只
封贈一代父既至少師不合加贈獨及封其母范氏歐陽氏為秦國

魏國夫人蓋橫公雖嘗為執政而見居官職須大為士乃恩及二代故但用侍從常格資政殿崇士施鉅文仲說已贈太子太保加為官傳亦不及祖也乾道六年仲兄以端明殿學士知太平州是年郊赦伯兄已贈祖為太保而轉運司移牒太平州云準吏部牒取會本跋曾任執政官合封贈二代者仲兄既具以報又再行下時祖母及父母已至極品於是祖為言遂復贈太傅余詞給告殊非端殿所當得不知省部一時何所據也

辰巳之巳

律書釋十母十二子之義大畧與今所言同唯至四日云其於十二子為巳巳者言陽氣之巳盡也按此則辰巳之巳乃為矣音其他引二十八宿謂柳為注畢為濁昂為為示見於毛詩注及左氏傳此所謂營室為定星也

容齋三筆卷第十

容齋三筆卷第十一十六則

碑誌不書名

碑誌之作本孝子慈孫欲以稱揚其父祖之功德播之當時而垂之後世當直存其名無所避隱然東漢諸銘載其先代多只書官如淳于夏夏承碑云東萊府君之孫太尉掾之中子孝平即將之弟李翊碑云祥物太守為孫謁者孫從事君子之類是也自唐及本朝名人文集所志往往只稱君諱某字某至於記序之文亦然王荆公為多殆與求文揚名之旨為不相契東坡先生送歐都曹詩首言飛崖公在蜀有錄事參軍共病廢事公責之遂求去以詩留別所謂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若公驚謝之曰吾過矣同僚有詩人而吾不知因留而慰薦之地幼時聞父老言恨不向其姓名及守穎州而都曹路君以小疾求致仕請此語留之不可乃采前人意作詩送之其詩大略云結髮空百戰市人看先封誰能搔白首抱溪望夕烽則路

君之賢而不遇可知矣然亦不書其名使之少獲表見又為可惜也
漢文帝不用兵

史記律書云高祖厭苦軍車德武休息孝文即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
越朝鮮擁兵阻阨望觀望直及士民樂用征討逆豎以一封疆孝文曰
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誤居正位常戰懼恐事之不終且
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今匈奴內侵邊塞年功傷
民父子荷兵日之朕常為動心傷痛無日忘之朕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
寧此澤為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年南外之繇得息肩於田畝天下雷
威粟至十餘錢予謂孝文之仁德如此與武帝黷武窮兵為膏壤不侔
矣然班史略不及此事資治通鑑亦不編入使其事不甚暴白惜哉

帝王諱名

帝王諱名自周世始有此制然只避之於本廟中耳克昌厥後駿發
爾私成王時所作詩昌發不為文武諱也宣王名誦而吉甫作誦之

句正在其時屬五名胡而胡為虺蜴胡然屬矣之句在其孫幽王時
小國曰胡為自若也襄王名鄭而鄭不改封至於出居其國使者告
于秦晉曰都在鄭地受晉文公朝而鄭伯傳王唯秦昭皇以父莊襄
王名楚稱楚曰荆其名曰政自避其嫌以正月為一月蓋已避周禮
矣漢代所謂邦之字曰國盈之字曰滿徹之字曰通雖但諱本字而
吏民犯者有刑唐太宗名世民在位之日不偏諱故戴胄唐侯為民
部尚書虞世南李世勣在朝至于高宗始改民部為戶部世勣但為
勣韓公諱諱云今上書及詔不問諱辭勢秉饒惟官官妻乃不敢
言喻及機以為觸犯此數者皆其先世嫌名也本朝尚文之習大感
故禮官討論每欲其多廟諱遂有五十字者舉場試卷小涉稱似士
人輒不敢用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點落乃於舉尤甚此風殆不可革
然左袒諱下字內有从木从勻者唐韻於進字中亦收張魏公以名
其子而音為進大案諱字內有从耳从火者又有極音今為人姓如

故高宗辭曰从口者系然真宗辭从心从旦吾胡登切若缺其一畫則為恒遂并恒字不敢用而易為常矣

家諱中字

士大夫除官於官祿及州府曹局名犯家諱者聽回避此常行之法也李燾仁甫之父名中當贈中奉大夫仁甫請於朝謂當告家廟與自身不同乞用元豐以前官制贈光祿卿丞相頗欲許之予在西垣聞其說為諸公言今一變成式則他日贈中大夫必為祕書監贈大中大夫必為諫議矣法不可行遂止李愿為江東提刑以父名中所部遂呼為通議蓋近世率妄稱太中也李自稱只以本秩曰朝散黃通老資政之子為臨安通判府中亦稱為通議而受之自如

記張元事

自古夷狄之臣來入中國者必為人用由余入秦穆公以霸金曰磬仕漢脫武帝五柞之厄唐世尤多執失思力阿史那社爾李餘淮高

仙芝渾瑊李懷光跌跌光顏朱耶克用皆立大功名不可殫紀然亦在朝廷所以御之否則為孽孽師矣僕僕中國黃馮翻致力於異域忌壯士以資敵國者固亦多有賈季在狄吾占卿以為難日至巨温不能留王猛僕為符堅用唐莊宗不能知韓延徽僕為阿保機用皆是也西夏叢霄之叛其謀皆出於華州士人張元與吳昊而其事本末國史不書比得田書承君集實紀其事云張元吳昊姚嗣宗皆關中人負氣倜儻有縱橫才相與友善嘗落遊塞上觀胡山川風俗有經略西鄙意姚題詩崆峒山寺壁在兩粵間云南粵干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轟天崆峒山叟笑多談能聽松聲看畫眠范文正公巡邊見之大驚又有踏破賀蘭石掃清西海塵之句張為鸚鵡語率率曰必若全龍收拾取莫教飛去別人家吳亦有詩將謁韓范二帥恥自屈不肯往乃磬大石刻詩其上使壯夫拽之於通衢三人從後哭之欲以鼓勵二帥既而果召與相見躊躇未用問張吳徑走西夏范公

以急騎追之不及乃表此入幕府張吳既至夏國夏人倚為謀之以
抗朝廷連兵十餘年西方至為疲弊職此二人為之時二人家屬羈
虜隨州間使謀者矯中使詔將之人未有知者後乃聞西人陳境作
樂迎此二家而去自是邊帥始待士矣此又有述懷詩曰大南雙白
眼只見一青天張有雪詩曰五丁仗劍決雲霓直取銀河下帝畿戰
死玉龍三十萬收麟風卷滿天飛吳詩獨不傳觀此數語可想見其
人非池中物也承君所託如此亦謂張吳在夏國時後等事而應韓
范作帥日尚猶在關中豈非託其歲時先後不審乎此張詩筆談諸
書頗亦紀載張吳之名心與羌酋二字同蓋亦偶然也

宮室土木

秦始皇以河房宮寫蜀荆地材至關中役徒七十萬人隋煬帝營宮
室近山多大木皆斫之遠方二千人曳一柱以木為輪則屢摩火出
乃鑄鐵為轂行一二里轂輒破別使數百人齎轂隨而易之晝日不

過行二三十里計一柱之費已用數千萬功大中祥符間姦倖之臣
圖真宗以符瑞大興土木之役以為道宮玉清昭應之建丁謂為修
宮使凡役工日至三四萬所用者秦嶺岐山之松嵐石汾陰之柏潭
衡道永興吉之柵柵檜溫台鄉吉之檣永豐處之椴樟潭柳明越之
杉鄭澗之青石衡州之碧石萊州之白石絳州之斑石吳越之奇石汝
水之石卵宣聖廟之銀朱柱河之丹砂河南之赭土鄉州之朱土
梓儀之石書石碌磁相之黛秦階之雌黃廣河之蓀黃孟澤之槐華
魏州之鉛丹儀州之土黃河南之胡粉衛州之白堊鄆州之蚌粉交
澤之墨常歛之法萊蕪興國之鐵其木石皆造所在官部兵民入山
谷伐取又於系師置局化銅為銷治金為銀錢以給用凡東西三百
一十步南北百四十步地多黑土疏惡於京東北取良土易之白
三尺至一丈有六步起二年四月至七年十一月宮成總二千六百
一十區不及二十年天火一夕焚燬但存一殿是時役徧天下而至

昔年窮兵黷武聲色苑囿嚴刑峻法之禁故民皆樂從年一逢年祀
秦隋二代焉不佞矣然一時賢識之士猶為感世惜之國史志載
其事欲以為考然不若掩之為愈也沈括筆談云溫州雁蕩山前
世人所少見故謝靈運為太守未嘗游歷因昭應宮採木深入窮山
此境始露於外他可知矣

歲月日風雷雄雌

虞喜天文論漢太初曆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云歲雄在朔逢雌在
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觜日雄在子又云甲歲雄也畢月雄也兩月
雌也大抵以十干為歲陽故謂之雄十二支為歲陰故謂之雌但畢
觜為月雄雌不可曉今之言陰陽者未嘗用雄雌二字也郎顛傳引
易雌雄秘歷今以此書宋玉風賦有雄風雌風之說沈約有雌雷雄
蜺之句春秋元命包曰陰陽合而為雷師曠占曰春雷始起其音格
公其霹靂者所謂雄雷早氣也其鳴依音公不大霹靂者所謂雌雷

水氣也見法苑珠林予家有故書一種曰孝經雌雄圖云出京房易
傳示曰星占相書也

東坡三

東坡初赴惠州過峽山寺不值主人故其詩云山僧本出獨乞食況未
暹雲確水自春松門風為闕石象解娛客琴筑鳴空山既至惠州猶臘
獨出玉柄禪寺亦不逢一僧故其詩云江邊有微行詠曲背城市平湖
春草合步去玉柄禪寺堂空不見人老稚掩關睡所營在一食夕已寧復
事空行豈多得施子淨掃地風松獨不靜送我作鼓吹後在儋耳作觀
集詩記游廬山白鶴觀今中人皆闔戶晝寢獨聞集詩云五老峰前白
鶴遺址長松蔭庭園日清美我時獨游不逢一士誰欵棊者戶外屨二
不聞人聲時聞落子其寂寞空虛之味可以想見句語之妙一至於此

天文七改

尚書舜典以齊七改孔安國本注謂日月五星也而馬融云七改者

北斗七星者有所主第一主曰第一主月為三曰余大謂熒惑也為
四曰然土謂填星也第五曰代水謂辰星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也
第七曰劉金謂太白也日月五星各異故曰七政尚書大傳一說又
以為七政者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為政也人道正而為
事順成三說不同然不若孔氏之明白也

符讀書城南

符讀書城南一章韓文公以割其子使之腹有詩書致力於學其意
美矣然所謂一為公與相潭之府中居不見公與相起自犁鋤亦諺
乃是觀觀富貴為可議也杜牧之寄小姪阿宜詩亦云朝廷用文治
大開官職場歎爾出門去取官如驅羊其意與韓歎也予向為陳鑄
作城南堂記亦及此意云

致仕官上壽

范蜀公白翰林字子文以本官戶部侍郎致仕乃居京師同天節乞隨

班上壽許之遂若為令韓康公元祐二年以司空致仕方皇太后受
冊乞隨班稱賀而辭詔免赴二者不同如此

五經字義相反

治之與亂順之與擾定之與荒者之與臭遂之與潰皆美惡相對之
字然五經用之或相反如亂臣十人亂越我家惟以亂臣亂為四方
新辟亂為四輔厥亂則我新法邦不乃俾亂之類以亂訓治也安擾
邦國擾而毅援龍六擾之類以擾訓順也荒度土功遂荒大東大王
荒之葛藟荒之類以荒訓定也無聲臭臭胡臭宣時其臭穢臭隳
隳于淵泉之類以臭訓香也是用不潰于成草不潰茂之類以潰訓
遂也鄭康成箋毛詩潰成與毛公皆稱為遂至於潰茂則為以潰當
作穰穰音貌也白為異同以此

鎮星為福

世之伎術以五星論命者大率以大火為惡故有書忌火星夜忌土

之語土鎮星也行遲每至一宮則二歲四日乃去以故為安最久然以國家
論之則不然符陸欽南伐歲鎮守斗機者以為不利史記天官書云五潢五
帝居舍火入旱金兵水以宋均曰不言木土者德星不為害也又云五星犯北
落彙起火金水尤甚木土軍吉又云鎮星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已去而
復還居之其國得土若當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東去其國失土
其居之其國福厚其居易也輕速福薄也此則鎮星乃為大福德與
木亡災豈非國家休祥所係非庶民庶可得律邪

東坡引用史傳

東坡先生作文引用史傳必詳述本末有至百餘字者蓋欲使讀者
一覽而得之不待復尋繹書策也如勸上人詩集叙引翟公罷廷尉
賓客反覆事范君成詩集叙引李紳漢中心里知二使若事上富丞相引左史傳
相衛武公事卷本詩書引李固論教兵討交趾事與宋鄂州書引王濬法巴
人生子事蓋公堂記引曹參治齊事滕縣公堂記引徐云事溫公碑引蔡

紹宗李勣事密河直判題名記引羊叔子鄒湛事荔枝詩引唐元言荔枝事是也

兩莫愁

莫愁者鄂州石城人今鄂有莫愁村畫工傳其貌好事者多寫寄四遠唐
書樂志曰莫愁樂者出於石城樂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謠古詞曰
莫愁在河邊莫愁不姓西艇子打西槳催送莫愁來者是也李義山詩曰
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傳虎旅嗔宵柝每復難人送曉
籌此日六軍同駐馬他時七夕笑牽牛如河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
莫愁此莫愁者洛陽人梁武帝河中之歌曰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女兒名
莫愁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采桑南陌頭十五嫁為盧家婦十六生兒似阿
侯盧家獨當門柱為梁中有鬱金蘇合香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
文步珊瑚挂鏡爛生光平頭奴子學履箱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早嫁東
家王莫詳其義也世周美成樂府西河一闋專詠金陵所云莫愁艇子
曾繫之語豈誤指石城為石城乎

何公橋詩

英州小市江水貫其中為架木作橋每不逾數年輒為湍潦所壞郡
守建安何智甫始鑿石為之方成而東坡還自海外求文以紀坡作四
言詩一百凡五十六句今載於此其第八卷所謂天壤之間水居其多
人之往來如鷗在河是也予法親居英與何希賜遊南山步過橋上讀
詩碑希賜云真本藏于何氏此有石刻經黨禁亦不存今以板刻之乃
希賜所書也賜因言何公初請記坡為賦此詩既大書矣而未遣送郡
候兵執役者見之以告何公又來謁坡曰載未到橋所難以想像落
筆而即余與食拉坡借住地曰傳君是地之宜先升車何謝不敢乃
並轡而行既至坡曰此堪作詩晚當奉戒抵暮送與之蓋詩中云我
來與公同載而出流吟填道抱其馬足故欲同行以印此語耳坡云
作詩時建中靖國元年辛巳而南希賜時紹興十七年丁卯相去四十
六年今追憶前事乃紹興甲寅又四十七年矣

卷尾

容齋三筆卷第十二 十六則

眇秦秋娘三女

白樂天鶯子橋詩序云徐州故張尚書有愛妓曰眇公善歌舞雅多
風態尚書既歿彭城有舊第之中有小橋名鶯子眇公念舊愛而不
嫁居是橋十餘年幽獨塊然白公嘗識之感為遊作二絕句首章云
滿窓明月滿簾霜初冷燈殘拂臥牀鶯子橋中霜月苦秋來只為一
人長末章云今春有客洛陽回曾到尚書家上來見說白楊堪作柱
爭教紅粉不成灰讀者傷惻劉夢得秦娘歌云秦娘本幸尚書家之
謳者尚書為吳郡得之誨以琵琶使之歌且弄携歸京師尚書薨出
出居民間為蘄州刺史張恣所得恣請居武陵而卒秦娘無所歸地
其且遠其有能知其容與藝者故曰抱樂器而哭劉公為歌其事云
華一且有消歇題刻冬光履聲絕蘄州刺史張云子白馬新到銅駝
里自言買笑擲黃金月階臺中從此始山城少人江水碧斷雁哀絃

風雨交朱弦已絕為知音雲鬢未秋私自惜舉目風煙悲為時夢尋
歸路多參差必何將此千行淚更灑湘江斑竹枝杜牧之張好好詩
云牧佐故吏部沈公在江西幕好々年十三以善歌來樂籍中隨公
移置宣城後為沈著作所納見之於洛陽東城感舊傷懷題詩以贈
曰君為琴瑟姝十三纔有餘去公再三歎謂言天下無自此每相見
三日已為疎身外任塵土尊前極歎娛飄然集仙客載以紫雲車蕭
索未幾歲散盡高陽徒洛陽重相見綽々為當壚朋遊今在否落拓
更無名聞銷慟哭後水雲秋景初洒盡滿襟淚短歌聊一書予謂婦
人女子華落色衰至於失主無依如此多矣是三人者特見紀於英
辭鴻筆故名傳至今況於士君子終身不遇而與草木俱腐者可勝
歎哉然時々節義非秦娘好々可及也

顏魯公祠堂詩

予家藏雲林絳監冊有顏魯公畫像徐師川題詩曰公生開元間

壯及天寶亂指軀范陽胡竟死蔡州叛其憤似魏證天下非正觀四
帝對十年一身降百難少時讀書史此事心已斷老來鬢髮衰慨歎功
名晚嘆哉志義途捷去不可緩初冬當年悲只令後世歎一朝絕霖
雨南畝常亢旱小夫計雖得斯民益塗炭長歎詠君節千載勇夫懷
敬書子張紳庶幾古人半師川以詩鳴江西然此篇不為工嘗記李
德遠舉似童敏德游湖州題公祠堂長句曰挂帆一縱疾於鳥甚興
夜若吳興曉杖藜上訪魯公祠一見目明心敞々未說邦人懷後君
且為前古惜忠信德宗更用盧杞相出當斯位誠艱辛生逆詭鱗死
虎口要與乃兄同不朽狂童希烈何足畏姦邪嫉忠假渠手乃知成
仁或殺身不必皆哲人此公安得世復有洗空凡馬須騏驎童之詩
語意皆超拔亦臨川人而終身不得仕為可惜也

閔子不名

論語所記孔子與人語及門弟子并對其人問答皆斥其名未有稱

字者雖顏冉高弟亦曰曰雍唯至閔子獨云子騫此書無損名
昔賢謂論語出於曾子有子之門人予意亦出於閔氏觀所言閔子
侍側之辭與冉有子貢子路不同則可見矣

曾皙侍子不慈

傳記所載曾皙待其子參不慈至云因鉏菜誤傷瓜以大杖擊之仆
地孔子謂參不能如虞舜小杖則受大杖則避以為陷父於不義戒
門人曰孝矣勿內爭竊歎無此事殆戰國時學者妄為之辭且曾皙
與子路冉有公西華侍坐者皆字沂風乎舞雩之言涵泳聖教有超
然獨見之妙於曰人之中獨蒙吾与之禮則其為人之賢可知矣有
子以此而妄真之死地庸人且猶不忍而謂哲為之乎孟子稱曾子
養曾皙酒肉養志未嘗有此小語也

具園復詩

吳僧法具字圖復有能詩聲予乃紀之於夷暨志中殊為不類比於

福州傳智恢處見其詩藁一紙字體效王荆公其送僧一篇云灘聲
嘈雜雨聲舍北舍南春水平拄杖穿花出門去五湖風浪白鷗輕
送翁士特云朝入羊腸暮鹿頭十三官驛是荆州具車秣馬曉將裘
寒煖燒粥語未休竹軒云老竹排簷誰手種山日未斜寒翠在六日
散髮葉底眠冷雨斜風欲入夢冷凋峰木雪編廬蒼眼青却笑渠
花時吹箏拂林上矣別還見竹溪國和子蒼三易國云從來畫馬祗
神妙至今只說江都王將軍畫靈寶季仲沙苑丞相猶諸郎龍眠居
士善畫馬獨與二子區相望兩馬駢立真驕驍一馬脫去仍騰驤浣
花老人今已亡嗚呼五馬誰年章飽知畫肉亦畫骨妙處不減黃老
雙又一篇云燒燈過了客思家獨立衡門數暝鴉燕子未歸梅落盡
小窗明月屬梨花皆可咀嚼也吳門僧惟茂住天台山一禪刹喜其
旦暮見山作絕句曰四面峯巒翠入雲一溪流水漱山根老僧只恐
山移去日午先教掩寺門甚有詩家風云而或者謂山若欲去豈容

人掩位蓋失人癡歎習氣也其說可謂不知者

人當知足

予年過七十法當致仕紹熙之末以新天子係御未敢遽有請故玉隆
滿秩只以本官職居里鄉衣冠子直子忽使絕祿粟俸之因任方用齋
食太倉為愧而親朋謂予爵位不逮二兄以為耿子誦白崇天初授
拾遺詩以族之曰奉詔登左掖東帶參朝議何言初年早且脫風塵更
杜甫陳子昂才名括天地當時誰不遇尚無過斯位其出分知足之意
終身不渝因略考國朝以來名卿偉人負一時重望而不躋大用者如
王黃州為備楊文公德李孝武宗謬張乖崖孫宣公奭晁少傑劉
子儀筠東景文祁范蜀公鎮鄭毅夫解頤元恭甫東坡先生范淳父祖
禹甫子開肇彭器資汝礪劉原甫敬蔡君謨襄孫莘老覺近世汪孝養漢
孫仲益觀諸皆不過尚書學士或中書侍郎世或遷謫為落或無田以食或
無宅以居況若行忠宣公者尚忍言之則予之忝叨亦已多矣

淵明孤松

淵明詩文率皆纪实雖寫興花竹間亦然歸去來辭云景翳以將
入接孤松而盤旋其飲酒詩二十首中一篇云青松在東園眾草沒
其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連林人不見獨樹眾乃奇所謂孤松
者是已此意蓋以自況也

饒州刺史

饒州長牧守自吳至今以政績著者有九賢郡國立祠以事此外知名
者蓋鮮白樂天集有吳府君碑云君諱丹字真存以進士第入官讀
書記千卷著文數萬言生四五歲所作戲輒象道家法事既冠喜道書
奉真籙每專氣入靜不粒食者數歲飄然有出世心既壯在家為長
屬有三幼弟八稚姪不忍見其饑寒慨然有干祿意求名得名家為長
物澹身自處与天和此終身壽年八十二歲無室家累年子孫慶終
于饒州官次大略如此吳君在饒雖無遺事可紀以其邦君之故姑

志於書矣為人清淨恬寂所謂達士然年過八十尚領郡帶又以為
妻子計者良不可曉唐之治不播棄黎老故其居職不自以為過云

紫極觀鐘

饒州紫極觀有唐鐘一口形製清堅非近世工鑄可比刻銘其上曰
天寶九載歲次庚寅二月庚申朔十五日癸酉造通直郎前監察御
史貽業平員外封李逢年銘前鄉貢進士薛彥偉庠序給事郎行考
軍趙從一書中大夫使持節都陽郡諸軍事按察都陽郡太守天水
郡開國公上官從野書扶風郡君韋氏奉為開元天德大寶聖文神
武應道皇帝敬造洪鐘一口其後列錄事參軍司功司法司士參軍
各一人司戶參軍二人參軍二人錄事一人都陽縣令一人尉二人
又書按察官都陽縣丞宋守靜書按內供奉道士之朝隱又道士
七人銘文亦稍繁字畫不俗但月朔庚申則癸酉當是十四日銘之
全名而誤如此浮洲開福院亦有吳武義年一鐘然非此比也

兼中書令

紹熙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宣麻制除翮秀王伯圭兼中書令此官
久不除學士大夫多不知本末至或務為當入都堂治事郵報至外
郡尤所不曉適考之典故侍中中書令為兩者長官自唐以來居宰相
之位而中令在侍中上肅宗以後始以處大將故郭子儀僕固懷恩
朱泚李晟韓弘皆為之其在京則入政事堂然不預國事懿德昭之
時員浸多率由平章事遷兼侍中繼兼中書令又遷守中書令三者
均稱使相皆大勅繫銜而下書使字五代尤多國朝創業之初尚仍
舊貫於是吳越國王錢俶天雄節度使王景武寧節度使
保大武行德成德節度使李筠淮南李重進永興李洪義鳳翔王
彥超定難李彝興荆南高保融武平周行逢武寧王晏武勝侯章歸
義曹元忠十五人同時兼中書令大宗朝唯除石守信而趙普以故
相拜真宗但以處親王嘉祐末除宗室東平王允弼襄陽王允良元

豐中除曹伯與允弼允良相去十七八年爵秩固存沈括筆談謂有司以伯新命言自來不曾有法中書令請俸則例蓋妄也官制行改三使相並為開府儀同三司元祐以後不復有之雖崇觀改宣統用名器且改左輔右弼然蔡京三為公相亦不敢居乾道中詔於錄黃及告余內除去侍中書令遂廢此官今當先降指揮復置則於事體尤愜當也嗣王終不敢當於是寢前余而賜贊拜不名

作文字要點核

作文字不問工拙小大要之不可不著意點核若一失事體雖造詞超卓亦云未然前輩宗工亦有所不免歐陽公作仁宗御書飛白記云予將赴毫假道於汝陰因得閱書于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月為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為乎子之室乎曰曩者天子燕從臣于羣玉而賜以飛白予幸得預賜焉烏有記君上宸翰而彼此稱予且呼陸

經之字又登真觀御書閣記言太宗飛白亦自稱予外制集序歷道慶曆更用大臣稱呂夷簡夏竦韓琦范仲淹富弼皆并姓若而曰願予何人亦與其選又曰予時掌誥命又曰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凡稱予者七東坡則不然為王誨亦作此記其語云故太子少傅安簡王公諱舉正臣不及見其人矣云云是之謂知體

侍從兩制

國朝官稱謂大學士至侍制為侍從謂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為兩制言其掌行內外制也舍人官未至者則云知制誥故稱美之為三字謂尚書侍郎為六部長貳謂散騎常侍給事諫議為大兩省其名稱如此今盡以在京職事官自尚書至樞密侍郎及學士侍制均為侍從蓋相承不深考耳予家藏王公春秋通義一書至和元年鄧州繳進二年有旨送直制看詳於是具奏者十二人皆列名銜學士七人曰學士承旨禮部侍郎楊察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趙堅楊偉刑部郎中

胡宿吏部郎中歐陽修起居舍人呂溱禮部郎中王洙知制誥五人
曰起居舍人王珪右司諫賈黯兵部員外郎韓絳起居舍人吳奎右
正言劉敞而他官兼領此可見也翰其本以六員為額劉沈作相與領溫成
后喪事以王洙同其越禮建明於是員外用之嘗為一時言者所論以此時云
片言解禍

自古將相大臣遭罹譖毀觸君之怒墮身於危棘將死之域而以一
人片言轉禍為福蓋投機中的使聞之者曉然易寤然非遭值明主
不能也蕭何為民請上林苑中空地高祖大怒以為多受賈人財物
下何廷尉械繫之王衛尉曰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黠布反時相國守
關中不以此時為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上不憚即日赦出何絳侯周
勃免相就國人上書告勃欲反廷尉逮捕勃治之為太后謂文帝曰
絳侯宿望帝重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願欲反邪帝
即赦勃此二者可謂至危不容赦而於立談間見效如此蕭望之受

遺輔政為許生恭顯所嫉奏望之與周堪劉更生朋黨請召致廷尉
元帝不宥為下獄也可其奏已而悟其水令出視事史高言上親即
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驅師傅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
是免為庶人為祖文帝之明而受言元帝之昏而遂然於是可見

忠言嘉謨

揚子法言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謂之忠謨合皋陶謂之嘉如
子雲之說則言之與謨忠之與嘉分而為二傳注者皆未嘗為之辭
然則稷契不能嘉謨皋陶不能忠言乎三聖賢遺語可傳於後世者
唯虞書存五篇之中舉陶矢謨多矣稷與契初各一語一言可考不
知子雲何以立此論乎不若魏鄭公但云良臣稷契皋陶乃為通論

免直學士院

慶元二年正月一日鄭澐以起居郎直學士院二月二十三日趙汝愚罷
相制乃退所草議者指為褒詞大退二十五日有旨免兼直學士院或以

容齋三筆 卷第十三
為故事所無。按熙寧初王益柔以知制誥兼直學士院當奏中書熟狀加董種浩官之誤宰相忠其不中堂用他事竊其兼直已而遷龍圖閣直學士漫亦以罷直求去不許越三日而遷權刑部侍郎甚相類也

大賢之後

杜詩云大賢之後竟陵塵蕩。古今同一體乃贈狄梁公曾孫者云云。甄伯岷漢干謁王侯則其衰微可知矣。近見蘇干寓密李氏子云本朝三李相文正公。防文靖公。沆文定公。由皆一時名宰。子孫亦相繼連官數世之後。益為蕭條。又經南渡之厄。今三裔並居餘干。無一人在仕版。文定濮水之族。今有居越者。雖曰不顯。猶簪纓僅傳而文正文靖之嗣可為大息。

容齋三筆卷第十二

容齋三筆卷第十三 十三則

鐘鼎銘識

三代鐘鼎彝器存於今者其間款識唯眉壽萬年子子孫永寶用之語差可辨認。餘皆茫昧不可讀。談者以為古文質朴。固如此。予竊有移焉。商周文章見於詩書三盤五誥。雖詰曲聲牙。尚可精求其義。他皆坦坦明白。如與人言。自武王丹書諸銘外。其見於鐘傳者如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忘正考父鼎銘曰。一食而遷。再食而偃。三年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鐘於是鬻。於是。以餽余口。臬氏量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繫射侯。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衛禮至。銘曰。余旅殺國子。莫余敢止。孔惺鼎銘曰。八月丁亥。公假于太廟。公曰。叔舅乃袒。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余。莊叔。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奔走射啓。右。獻公。

獻公乃卒成叔纂乃袒服乃考文叔與舊嗜欲作率慶士躬恆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懼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扶風美陽鼎銘曰王年尸臣官此栒邑賜爾旂鸞黻珣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此諸銘未嘗不繁然何為傳於今者魏澹無緒乃爾漢去周末逮武宣以來郡國每獲一鼎至於薦告宗廟群臣上壽實憲出征南單于遺以古鼎容五斗其銘曰仲山甫鼎其為年子孫之永保用憲乃上之蓋以其難得故也今世去漢千年而器寶之出不可勝計又為不可曉已武帝獲汾陰鼎上鼎無款識而備禮迎享宣帝獲美陽將下群臣議張敞乃以有款識之故出之又何也

犧尊象尊

周禮司尊彝裸用雞彝鳥彝其朝獻用支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漢儒注曰雞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為雞鳳凰之形獻讀為犧；尊飾以

翡翠象尊以象鳳凰或曰以象骨飾尊又云獻音娑有娑娑之義惟王肅云犧象二尊蓋全牛象之形而鑿皆為尊陸德明釋周禮獻尊之獻音素何反而於左氏傳犧象不出門釋犧為許宜反又素何反予按今世所存故物宣和博古圖所寫犧尊純為牛形象尊純為象形而尊在背正合王肅之說然則犧字只當讀如本音鄭司農諸人所云殊与古製不類則知目所未覩而臆為之說者何心此哉又今所用爵除太常禮器之外郡縣至以木刻一雀別置杯於背以承酒不復有兩柱三足隻身侈口之狀向在福州見之尤為可笑也

再書博古圖

予昔年因得漢西贖博古圖嘗載其為述可笑者數事於一筆近復畫觀之其謬妄不可殫舉當政和宣和間蔡京為政禁士大夫不得讀史而春秋三傳真東高麗故其所引用絕為乖舛今一切記之於下以示好事君子與我同志者商之癸鼎只一癸字釋之曰湯之父

主癸也父癸尊之說亦然至父癸也則又以為齊癸公之子乙將銘
有乙毛兩字釋之曰商有天乙祖乙小乙武乙太丁之子乙令銘乙
則太丁之子也父已將曰父已者雍已也繼雍已者乃其弟太戊豈
非繼其後者乃為之子邪至父已尊則直云雍已之子太戊為其父
作予按以十干為名商人多貴姓皆同而必以為君所謂癸即報癸
已即雍已是六七百年中更無一人同之者矣高公水將銘只一字
曰水將之曰據史記者非子者為周考王主馬其去高遠甚惟公劉
五世孫曰公暇考其時當為公暇也夫以一水字而必強推古人以
證之可謂無理周益將曰春秋文公六年有梁氏益昭公六年有文
公益未知孰是予按左傳文八年所紀乃梁益也而杞文公名益姑
周緣駒父將曰左傳有駒伯為卻克軍佐駒其姓也此曰駒父其同
駒伯為姓邪予按左傳駒伯者卻錡也錡乃克之子是時卻氏三卿
錡曰駒伯擊曰苦成叔至曰溫季皆其食采邑名耳豈得以為姓哉

叔夜鼎曰考諸前代叔夜之名不見於經傳惟周八士有叔夜豈其
族歟夫伯仲叔季為兄弟之稱古人皆然而必指為叔夜之族是以
叔為氏也周初貞曰州出於宋國後以州為氏在晉則大夫州綽在
衛則大夫州吁其為氏則一耳予按宋國之名無所著見而州吁乃
衛公子不讀春秋豈不知衛詩國風序遂以為氏尤可哂也周高
克尊曰高克者不見於他傳惟周末衛文公時有高克將兵於克者
迺斯人蓋衛物也予按元銘文但云伯克初無高字高克鄭清人之
詩兒童能誦之乃以為衛文公時又言周末此書局學士蓋不曾讀
毛詩也周數數曰銘云伯和又和者衛武公也武公平戎有功故周
平王命之為公按一時列國雖子男之微未有不稱公者安得平
王獨命衛武之事周慧季南曰慧與惠通春秋有惠伯惠叔號姜敦
有惠仲而此南君之為惠季豈非惠為氏而伯仲叔季者乃其序邪
予按惠伯惠叔正與莊伯戴伯平仲敬仲武叔穆叔成季相類皆上

為謚而下為字烏得以為氏哉齊侯鐫鐘銘云咸有九州處焉之都
稱之曰齊之封域有臨淄東萊北海高密膠東泰山樂安濟南平原
蓋九州也予按銘語正謂為九州耳今所指言郡名固世未有豈得
便以為何乎宋公誣鐘銘曰宋公成之誣鐘銘之曰宋公微子有國
二十世而有共公固成又一世而有平公成又七世而有別公成未
知孰是予按宋共公名史記以為瑕春秋以為固初無曰固成者且
父既名成而其子復名之可乎別成君為弟偃所逐亦非名成也周
雲雷磬曰春秋魯饑臧文仲以玉磬告糴于齊按鐘所書但云臧孫
辰告糴于齊左傳亦云玉磬之說漢定陶將曰漢初有天下以定陶
之地封彭越為梁王越既歿命乃以封高祖之子恢是為定陶共王
予按恢正封梁王後徙趙所謂定陶共王者元帝之子哀帝之父名康者也
錄々七字

今人用碌々字本出老子云不欲碌々如玉落落如石孫愐唐韻引

此句及王弼別本以為碌々然又為錄々。錄々。鹿々。陸々。碌々。凡七
字史記毛遂云公等錄々因人成事唐韻以為碌々漢書蕭何贊云
錄々未有奇節師古注錄々猶鹿々言在凡庶之中也馬援傳今
更共陸々莊子漁父篇碌々而受變於俗後生或不盡知

占測天星

國朝星官屠翁之伎殊愧漢唐故其占測荒茫幾於可笑偶讀四朝史
文志云元祐八年十月戊申星出東壁西慢流至羽林軍沒主擢用
文士賢臣在位紹聖元年二月丙午星出壁東慢流入渴沒主天下文章
士登用賢臣在位元符元年六月癸巳星出室至壁東沒主文士入國
賢臣用二年二月癸卯星出靈臺北行至軒轅沒主賢臣在位天子有子
孫之喜拙是時官冗上仙國是不變一時正人以次竄斥章子厚在相
位蔡卞輔之所謂四星之占豈不可笑也子孫之說蓋臨諂劉后云

政和官室

白漢以來宮室土木之盛如漢武之甘泉建章陳後主之臨春結綺
隋煬帝之洛陽江都唐明皇之華清連昌已載史策國朝祥符中
臣導諫為玉清昭應會靈祥源諸宮議者固以崇侈勞費為戒然未
有若政和蔡京所為也京既因位竊國政招大瑞童費楊戩賈詳藍
從熙何訢五人分任其事於是始作延福宮有穆清成平會寧睿護
凝和崑玉群玉七殿東邊有蕙馥報瓊蟠桃春錦疊瓊芳芳覆玉寒
香拂雲偃蓋翠葆鈿英雲錦滿蓋楠金十五殿西邊有繁英雲香披
芳鈿華瓊華文綺絳雲樓華綠綺瑤碧清音秋香叢玉扶玉絳雲亦
十五殿又疊石為山建明春園其高十一丈宮春園廣十二丈鑿圓
池為海橫四百尺縱二百六十七尺鶴莊覆紫孔翠諸柵蹄尾以數
千計五人者各自為制度不相訾奪以華靡相誇勝故名延福五
位其後復營萬歲山艮嶽山周十餘里最高一峯九十九尺亭臺樓館
不可殫記徽宗初亦喜之已而悟其過有厭惡語由是力役稍息諸

康僧曼詔取山禽水鳥十餘萬投諸汴渠拆屋為藪剪石為砲伐竹
為比籬大度數千頭悉殺之以啗衛士

僧官試卿

唐代宗以胡僧不空為鴻臚卿開府儀同三司予已論之矣自其後
習以為常至本朝尚兩元豐三年詳定官制所言詳經僧官有授試
光祿鴻臚卿少卿者請自今試卿者改賜三藏大法師試少卿者賜
三藏法師詔試卿改賜六字法師少卿四字並冠以譯經三藏久之復罷

大觀美亭

大觀中置算學如庠序之制三年三月詔以文宣王為先師克鄒荆
三國公配饗十哲從祀而列自昔著名算數之人繕像於西廊加賜
五等之爵於是中書舍人張邦昌定其名風俗大槩隸音密成箕子
商高常僕鬼史區巫咸九人封公史蘇卜徒父卜偃梓真卜楚丘史趙史
墨裨窳榮方甘德石申鮮于妄人耿壽昌夏侯勝宗房翼奉李尋張

衡周典畢禮樊其郭璞何承天宋景業蕭吉陳孝恭張曾元王朴二
十八人封伯鄧平劉洪管輅趙達祖沖之殷紹信都芳許遵耿詢劉
焯劉炫傅仁均王孝通瞿曇羅李淳風王希明李舟和邊固郎顛襄
楷二十人封子司馬季之洛下閭嚴君平劉徽姜岌張立建夏侯陽
甄鸞盧大翼九人封男考其所條具固有於傳記無聞者而高下等
差殊為乖謬如司馬季主嚴君平心於男爵鮮于安人洛下閭同定大初
曆而妄人封伯下閭封男尤可笑也十一月又改以黃帝為先師云

十八鼎

夏禹鑄九鼎唯見於左傳王孫滿對楚子及靈王欲求鼎之言其後
史記乃有鼎震及淪入于泗水之說此以秦之強暴視秦周如机上
肉何所畏而不取周亦何辭以却赧王之之盡以寶器入秦而獨遺
此以神器如是之重決無淪沒之理泗水不在周境內使何人般舁
而徙寧無一人知之以告秦邪始皇使人沒水求之不獲蓋亦為傳

南所誤三禮經所載鐘彝名數詳矣獨未嘗一及之詩易所書固亦
可考以予揣之未必有是物也唐武后始復置于通天宮不知何時
而毀國朝崇寧三年用方士魏漢津言鑄鼎四年三月成於中太一
宮之南為殿名曰九成宮中興曰帝殿北方曰寶鼎東北曰牡鼎東
方曰蒼鼎東南曰罔鼎南方曰彤鼎西南曰阜鼎西方曰晶鼎西北
曰魁鼎奉安之日以蔡京為定鼎禮儀使大觀三年又以鑄鼎之地
作寶成宮政和六年復用方士王仔昔議建閣於天章閣西徙鼎奉
安改帝殿為隆興錄八鼎皆改焉名閣曰圓象徽調閣七年又鑄神
霄九鼎一曰太極飛雲洞劫之鼎二曰蒼壺祀天貯醮之鼎三曰山
藏五神之鼎四曰精明洞淵之鼎五曰天地陰陽之鼎六曰混沌之
鼎七曰淳光洞天之鼎八曰靈光晃曜鍊神之鼎九曰蒼龜大蛇龜
魚金輪之鼎明年於成宮于上清寶錄宮神霄殿遂為十八鼎繼又
詔罷九鼎新名悉復其舊令人但知有九鼎而十八之數唯朱忠靖

公秀水間居錄略紀之故詳載于此

四朝史志

四朝國史中記皆通為編修官日所作至於淳熙乙巳丙午又成列傳百午五卷惟志二百卷為出李燾之手其燾以總理殊為有工然亦時有失點核處且其書廣博於理固然職官志云使相以待勳賢故老及宰相久次罷政者惟趙善弼之明道末呂夷簡竊始復加使相其後王欽若竊日亦除遂以為例按趙善弼之後寇准陳堯叟王欽若皆祥符間自樞密使罷而得之欽若以天聖初再入相終於位夷簡乃在其後十餘年今言欽若用夷簡故事則非也因記新唐書所載李泌相德宗加崇文館大學士泌達言無子加大如中宗時及張說為之因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國德為大學士亦引泌讓而止按崔國乃肅宗朝宰相必之相也相去三十年反以為國引泌為讓甚類前失也

宗室考選

吏部員多闕少今為益甚而選人當注職官簿尉輒為宗室所奪蓋以畫歷已到部人之故按宣和七年八月臣僚論祖宗時宗室考選法至宗室初大啓僥倖遂使任意出官又優為之法考選一日即在園選名次之上以天文之責其間不為無人而膏粱之習貪淫縱恣出為民害者不少議者頗欲懲革竊百十入之私恩為億萬人之公利誠為至當若以親愛未忍姑乞其在部人通理名次從之靖康元年八月又奏云祖宗時未有宗室考選之法神宗時始選擇差注一二宗室初立法大優宗室考選之日在本部名次之上既歷年月深遠勞效顯著之人復占名州大縣優優豐厚之處議者頗欲懲革不注郡守縣令占在部人通理名次有旨從之此二段元末當銜改不知何時復舊也

元豐庫

神宗常懷北狄強慨然有恢復幽燕之志於內帑置庫自製四言

詩曰五季失國，族抗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凡三十二庫，每庫以一字揭之。儲積皆滿，又別置庫賦詩二十字，分揭於上。曰每度夕惕，心妄意遺。業願予不武，資何日成。我提其用，志如此。國家帑苑之富，可知。熙寧元年，以奉宸庫珠子付河北緣邊，於口榷場鑄銀，準備買馬。其數至於二千三百，今十三萬顆。乾道以來，有封樁南庫所貯，在銀楮券，合為四千萬。緒考宗尤所垂意，入紹興以來，既供好賜之用，似聞日減於舊云。

五倍字

書字有俗體，一律不可復改者，如沖涼、況滅、決、五字。悉以水為水，水與水同。雖士人札翰亦然。玉篇正收入於水部中，而水部之末亦存之。而皆注云俗，乃知由來久矣。唐張參五經文字亦以為訛。

容齋三筆卷第十三

容齋三筆卷第十四 十七明

三教論衡

唐德宗以誕日歲々詔佛老者，大論麟德殿，并召給事中徐岱及趙需許益容韋梁年講說。始三家若矛而然，率而同歸。于善帝大悅，賚予有差。此新書列傳所載也。白樂天集有三教論衡一篇云：大和元年十月，皇帝降誕日，奉勅召入麟德殿，內道場對御三教談論略錄。大端第一，應祕書監白居易安國寺引駕沙門義林、大清真道士楊弘元，其序曰：談論之先，多陳三教讚揚演說，以啓談端。臣等愚才微，猥登講座，竊以義林法師明大小乘，通內外學，於大眾中誦師子吼，臣稽先王典籍，假陛下威靈，為同既來，敢不響答。然予觀義林所問，皆以毛詩稱六義，論語列四科，諸備陳名教而已。居易對以孔子之徒三千，其賢者列為四科，毛詩之篇三百，其要者分為六義。然後言六義之數，曰科之曰十哲之名，復引佛法比方，以六義可比十二部。

經四科可比六度以十哲可比十大弟子僧難云曾參至孝百行之先何故不列於四科居易又為辯析乃曰儒書與義既已討論釋與微言亦宜為問然所向者不過若子納須彌山一節而已後問道士黃庭經中養氣存神長生久視之道士却向教一人而子為人悅觀其問答旨意初以幽深微妙不可測知唐帝歲以此為誕日上儀殊為可省國朝余僧升座祝聖蓋本於此

夫兄為公

婦人呼夫之兄為伯於書無所載予頃使全國時辟景孫身輔行身婦在家許齋醮及還家察願予為作青詞云頃因兄伯出使夫婿從行雖借用陳平傳兄伯之語而自不以為然偶憶爾雅釋親篇曰婦稱夫之兄為兄公夫之弟為叔於是改兄伯字為元公視前所用大為不侔矣玉篇如字音鐘注云夫之兄也然於義訓不若前語

政和文忌

蔡京韻圖以亭拔科舉箝制多士而為之鷹犬者又從而羽翼之士子程文一言一字稍涉務忌必暗黜之有鮑輝卿者言今州縣崇政試未拔文學精弱先問時忌有為語涉時忌雖甚工不敢取若曰休兵以息民節用以豐財器不急之役清入仕之流諸如此語應豐紹聖間試者共用不以為忌今患絀之所宜禁止詔可政和三年臣僚又言比者試文有以聖經之言輒為時忌而避之者如曰大哉堯之為君小哉舜也與夫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吉凶悔吝生乎動吉凶與民同患以為戒者與災同而危亂凶悔小人樂聞皆避今當不諱之朝豈宜有此詔禁之以二者之言考之知當時試文每舉而避者多矣其事載於四朝志

瞬息須臾

瞬息須臾頃刻皆不久之辭與釋氏一彈指間一刹那頃之義同而釋書分別甚備新學論云百二十刹那成一刹那百刹那成一臘縛二

十臘縛成一年呼麥多三十年呼麥多成一晝夜又此墨福云一刹那者翻為一念一刹那翻為一瞬六十刹那為一息一息為一羅漢三十羅漢為一摩睺羅翻為一須臾又僧祇律云二十念為一瞬二十瞬名一彈指二十彈指名一羅頰二十羅頰名一須臾一日一夜有三十須臾

神宗待文武臣

元豐三年詔知州軍不應舉官職官者許通判等之蓋諸州守臣有以小使臣為之而通判官入京朝故許之薦舉今以小使臣守沿邊小郡而公然薦舉改官蓋有司不舉行故事也神宗初即位以刑部郎中劉述今朝散大夫久不磨勘特命為吏部郎中今朝散大夫樞密院言左藏庫副使陳昉恬靜久應磨勘不肯自言帝曰若職若效朝士表名而獎進之則將習以為高非便也翌日以兵部員外郎張洵今朝散大夫十年不磨勘特遷禮部郎中今朝奉大夫其旌賞駕御各有宜此所以為綜核名實之善政見四朝志

綠竹王芻

隨筆中載毛公粹綠竹王芻以為此人不見竹故分綠竹為二物以綠為王芻熙寧初有贊善大夫吳安慶試舍入院已入芻者有司以出度所賦綠竹詩皆王芻古詠而直以為竹遂黜不取富韓公為相言史記叙載淇園之竹正衛產也安慶語有據遂賜進士出身予又記前賢所紀仁宗時費邊試當仁不避於師論以師為衆謂其皆先儒訓釋特點之蓋是時士風淳厚論者皆不喜新奇之說唯王氏之學也

親除諫官

仁宗慶曆三年用歐陽修余請王素為諫官當時名士作詩有御筆新除三諫官之句元豐八年詔范純仁為諫議大夫唐淑問蘇轍為司諫朱光庭范祖禹為正言宣仁后問宰執此五人者如何愈曰外望惟允章子厚獨曰故事諫官皆薦諸侍從然後大臣稟奏今詔除出中得無有近習援引乎此門宦不可廢后曰大臣實皆言之非左右也子厚曰大臣當明揚何為密薦由是有以親嫌自言者呂公著

以范祖為韓鎮司馬光以范純仁子厚曰臺諫所以糾大王之越法者故事執政初除苟有親戚及當被薦引者見為臺臣則皆他徙令天子幼冲若皇同聽為愛故事不可違光曰純仁祖為實宜在諫則不可以臣故妨賢寧臣避位子厚曰鎮光公著必不私他自有懷姙當國者例此而引其親黨恐非國之福後改除純仁待制祖為著作佐郎然此制亦不能常行也

核放災傷

水旱災傷農民陳訴郡縣不能體朝廷德意或慮減放苗米則額外加稅之入為之有虧故往往從寬比年以來但有因賑濟虛數而冒賞者至於蠲租失實於民不便者未嘗小懲宣和之世執政不能盡賢而其所施行蓋有慰人心索西運判李祐奏房州民數百人陳言災傷知州李悝取其為首者杖而徇之城市以戒妄訴用此其州蠲稅不及一釐詔李悝除名簽書官皆勒停祿又奏唐鄆州蠲災賑乏

悉如法令均房州不盡減稅致有盜賊詔均房州守令悉罷唐鄆守貳者增一官秩百姓見憂出於徽宗聖意而大臣能將順也

檀弓注文

檀弓上下篇皆孔門高弟弟子在戰國之前所論次其文章雄健精工雖楚漢間諸人不能及也而鄭康成所注又特為管管而意出於意外今載其五章以示同志衛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為之麻衰牡麻經注云惠子廢適立庶為之重服以親之文子游曰子厚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注子游若習禮文子亦以為當然未覺其所譏子游趨而就諸士之位注深譏之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陳其喪敢辭子游曰因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陳其喪虎也敢不復位注是所譏也子游趨而就密位注所譏行按此一乘儻水注文曰言殆不可曉今用五譏字詞意渙然至

最後覺所誤所誤行六字尤為透徹也李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
與子貢弔焉閻人為君在帶內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修容焉
子貢先入閻人曰鄉者已告矣注既不敵心以言下之曾子後入閻
人辟之注見兩賢相隨彌蓋恭也令人讀此段直如親立李氏之庭
親見當時之事注文尤得其要領云

左傳有實理處

左傳議論造辭頗有實理者以文章富豔之故後人一切不復言今
略疏數端以箴其失傳云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虢杜氏
謂不復專任鄭伯也周公闕與王孫蘇爭政王叛王孫蘇杜氏曰叛
者不與也夫以君之於臣而言貳與叛豈理也哉吾平戎於王單襄
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徵我將遂伐之叔服曰皆盟而欺大國不義吾
范吉射趙鞅交兵劉氏范氏世為昏姻甚弘事劉文公故周與范氏
趙鞅以為討夫以天子之使出聘侯國而言拜成謂周於吾為欺大

國諸侯之卿跋扈於天子而言討皆於各分為不心其他如晉邢侯
殺叔魚叔魚兄叔向數其惡而尸諸市其於兄弟之誼為弗篤矣而
託仲尼之語云殺親益榮杜氏又謂榮名蓋已以弟陳尸為兄榮尤為失也

夫人宗女請受

威重宗婦封郡國夫人宗女封郡縣主皆有月俸錢朱春冬絹錦其
數甚多亦祿令所不為載頃見張掄要伴偶女封遂安縣主月入
近百千內人請給除糧料院幫勘左藏庫所支之外內帑又有添給
外庭不復得知因記熙寧初神宗與王中石言今財賦亦不多但用
不節何由給足宮中一私身之奉者及八十貫者嫁一公至玉用七
十萬緡沈貴妃料鈔月八百貫南宮宗時宮人惟繫皂袖襪元德皇
后嘗以金線緣襟而怒其奢仁宗初定公主俸料以開獻穆大至再
三始言其初僅得五貫耳與時中官月省以七百鈔者禮與其奢寧
侯自是美事也一時言意以此不聞奉行以今度之何止十倍也

蜀茶法

蜀道諸司惟茶馬一臺最為富饒茶之課利多寡與夫民間利疚他
邦無由可知予記東坡集有送周朝強守漢州詩云茶為西南病此
俗記二李何人折其鋒矯六君子注二李杞與稷也六君子謂思
道與姪正孺張永徵吳醇翁呂元鈞宋文輔也初熙寧七年遣三司
幹當公事李杞經畫買茶以備宗國同領其事蜀之茶園不殖五穀
惟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錢三百折絹一匹三百二十折緇一匹十
錢折絹一兩二錢折草一圍凡稅額總三十萬杞勸設官場歲增息
為四十萬其輸受之際往往壓其斤重侵其加直杞以疾去都官郎
中劉侏散量多其條畫於是宗國乃議民茶息收十之三畫賣於官
場蜀茶盡權民如病矣知彭州呂陶言天下茶法既通蜀中獨行禁權
況川峽四路所出茶使比于東南諸處十不及一諸路既許通商
兩川却為禁地虧損治教莫甚於斯且畫權民茶隨買隨賣或今日

買十千明日即作十千賣之比至歲終不可勝算豈止三分而已
佐杞宗國作為救法以因西南生聚佐生罷去以國子博士李稷代
之陶亦得罷任御出周尹復極論權茶為害罷為湖北提點刑獄利
路漕王張宗諤張升卿復建議廢茶場司依舊通商稷勸其疎謬皆
坐敗秩茶場司行劄子督綿州彭州明縣知縣宋大章繳奏以為此所
當用稷又詆其奏直釣奇世衡替一歲之間通課利及息耗至七十
六萬總省奇詔錄李杞前勞而官其子後稷死於永樂城其代陸師
岡言其法茶五年獲淨息四百二十八萬總詔賜田十頃凡上所書
皆見於國史也公所稱思道乃周尹永徵乃二張之一元鈞乃呂陶
文輔乃大章也正孺醇翁之事不著

判府知府

國朝著令僕射宣徽使、相知州府者為判其後改僕射為特進官
稱如昔時唯宰相守越制詞結尾云依前特進知越州雜曰

熙典亦崇士院之誤同時執政蔣頴叔以手管与之猶呼云判府而
章質夫只云知府蓋從其字所就名公法書冊有之吾鄉彭公器
資有廣聖一帖不知與何人其辭曰某頓首知郡相公閣下是必知
州者故亦不以府字借稱今世輩爾小墨區一朝官承之作守吏
民稱為判府彼固憊然居之不斁風俗淳澆之異一至於此

歌扇舞衣

唐李義山詩云鏡月為歌扇裁雲作舞衣同時人張懷慶竊為已作
者增去字云生情鏡月為歌扇出性裁雲作舞衣致有生吞活剗之
語予又見劉希夷代閨人春日一聯云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絕
相似杜老亦云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儲光羲云竹吹留歌扇蓮
香入舞衣然則唐詩人以歌扇舞衣為對也

官會折閱

官會子之作始於紹興三十年錢端禮為戶部侍郎兼徽州創權檢

造紙五十萬邊幅皆不翦裁初以分數給朝士俸而於市肆要隘處
置五場盤見錢收換每一千別輸錢十以為車用商賈入納外郡
綱運悉同見錢無欠數陪償及脚乘之費公私便之既而印造益多
而實錢浸少至於十而換一未及十年不勝其弊高皇念其弊使出
內庫銀二百萬兩集於市以錢易楮焚棄之僅解一時之急時乾道
三年也淳熙十二年遂召還見臨安人揭小帖以七百五十錢
兌一楮因入對言之喜其復行天語云此事惟卿知之朕以會子之
故幾乎十年睡不著然是後屢廢又生且偽造者所在有之及其敗
獲又未嘗正法其誅故行用愈輕迨慶元乙卯多換六百二十朝延
以為優詔江浙諸道必以七百七十錢買楮幣一道此意固善而不
深思用錢易紙非有微利誰肯為之因記崇寧四年有言在京市戶
市商人交子凡一千許損至九百五十外餘九百七十得留書如法
毋得輒損取增價者聽其盈縮則可通行此理固易曉也

飛鄰望鄰

自古所謂曰鄰蓋指東西南北曰者而言耳然貪虐害民者一切肆其私心元豐以後州縣權責坊場而收淨息以募役行之浸久弊從而生往者謂其抵產抑賦曰鄰曰鄰貧乏則散及飛鄰望鄰之家不復問遠近必得償乃曰飛鄰望鄰之說誠所未聞元祐元年殿中侍御史呂陶奏疏論之雖嘗暫革至紹聖又復然

衛考之禮

今監司郡守初上事既受官考謁至晡時僚屬復同於客次晉奕列之廷下通刺曰衛以聽進退之命如是者三日以主人免此禮則翌旦又通謝刺此禮之起不知何時唐岑參為虢州上佐有一詩題為衛郡守還其辭曰世事何反覆一身難可料願白翻折腰還家私自笑所嘆無存黨妻子嫌不調五斗米留人東漢懷垂釣然則由來久矣韓詩曰此今使別官長去直到新年衛日東疑是謂月二日也

卷底

容齋三筆卷第十五 十八則

內職余詞

內庭婦職遷敘皆出中旨至中書余詞如尚書內省官固知其為長年習事如司字典典字掌字知其為主守之微者於紅紫霞帔郡國夫人則其年齡之長少密列之崇庫多由可以測度紹興二十八年九月仲兄以左史直前奏事時兼樞中書舍人高宗聖訓云有一事待與卿說昨有宮人宮正者封夫人乃宮中管事人六十餘歲昨是嬪御恐卿不知兄奏云係王剛中行詞剛中除副帥係臣書黃容臣別撰入上額首後曰經筵留身奏事奏言前日面蒙宣諭永嘉郡張夫人告詞既得聖旨即時傳旨三省欲別撰進昨日宰臣傳聖旨令不須別撰上曰乃自后閣中老管事人今六十六歲宮正乃執事者昨日宰執奏欲換告亦無妨礙不須別進今已年老多病但欲得稱呼耳蓋昨詞中稱其容色云

蔡京除吏

唐天寶之季楊國忠以右相兼吏部尚書大集選人注擬於私第故
 事注官訖過門下侍中統事中國忠呼左相陳希烈於庭隅時改侍
 中為左相給事中在列曰既對注矣過門下了矣吏部侍郎二人與郎官同
 出事趨走於前國忠詰謂諸妹曰爾等紫袍主事何如使策書此以
 見國忠歟政舞梳也然猶令侍中統事同出以明水齋若蔡京之望
 美威柄則又過之政和中以右師領三省事得治事于家第卡以開
 府在鍾廷常挾所親將仕郎吳說往見于便室設一卓陳筆硯書
 玉版紙潤三寸者數十片于上卡言常如教授某人之淹滯曰自初
 登科作教官今已朝奉郎尚未脫故職索問何以處之卡曰須與一
 提學京取一紙書其姓名及提學字字而缺其姓名曰要何地下
 曰其家極貧祇得俸入優厚處不可於是書河北西路字付老兵持出俄
 別者一兵齎一雙緘及此筆匣來乃福建轉運判官直龍圖閣鄭可管

以新茶獻即就可漏上書祕撰運副四字授之卡方語及吳說曰是也
 中司諫之子頗能自立且王隆原外孫與舒王夫人姻眷其母老欲求一
 見嗣者局索向吳曾踏逐得未對曰打套局適爾又書一紙付出少頃卡目
 吳後先退吳之後姊嫁門下侍郎薛昂因館其家纔還舍具以告昂歎
 所見降自之迅速昂曰此三者已節次書黃矣始知國忠猶為第二義也

題先聖廟詩

充州先聖廟壁嘗有題詩者云靈光殿古生秋草曲阜城荒散晚鴉
 惟有孔林殘照日至今猶屬仲尼家不顯姓名顯為士大夫傳誦予
 頃在福州於呂處已處見邵武上官拔書詩一冊因一篇題為物西
 行物西者蔡京所居處也注云靖康元年作時索請湖湘子孫分窠
 外郡所居第摧毀索寔無人跡故為古詞以傷之凡三十餘韻今
 但記其末聯云君不見喬木參天獨樂園至今仍是溫公宅其意甚
 典前相類紹興二十五年冬秦檜死空其賜宅明年開河役夫輦泥

土堆于墻下天台士人左君作詩曰格天閣在人何在偃月堂深恨
亦深不見洛陽圖白髮但知郿塢積黃金直言動便遭羅織舉自寧
知有照臨笑手附炎俱不見可憐泥滓滿墻陰語雖紀實然亦露筋骨
不若前兩首渾成也左顯有才屬善龍二十八年楊和王之子傑除檢工
部侍郎時張猶王之子；款子正皆帶集英修撰且進待制矣舍葉
審言自侍御史楊元光自給事中徙為吏兵侍郎蓋以繳論之故左用
歇後語作絕句曰木易已為工部侍郎長官作集英儲如今臺省有楊
葉豚犬超陞卒未休左居西湖上好事請謁人或畏其口後竟終於布衣
李文字魏獻子

擬人必於其倫後世之說也古人則不然魯季文子出一莖僕而歷
引舜孝十六相去曰凶曰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
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吾魏獻子為政以其子戊為極陽
大夫謂成鱗曰吾与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鱗曰大雅文王克昭克

尊宗聖字

自孔子贊易孟子論善信之前未甚以聖為尊崇雖詩書禮經所載
亦然也書稱克舜之德但曰聰明文思欽明文思欽明明文思欽哲文
明溫恭允塞至蓋之對舜此有乃聖乃神之語洪範宥作聖与恭作
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同列於五事其究但曰聖時風若答說至
以蒙為對惟聖固念作狂惟克念作聖則以狂与聖為善惡之對
也詩曰國旌靡止或聖或否則以聖与否為對也下文或肅或謀或哲或
乂蓋与五事略同人之齊聖不過飲酒溫克而已左傳八惟齊聖廣
淵明允篤誠周官六德知仁聖義忠和皆混於諸字中了無所異以

故魯以臧武仲為聖人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聖而孟子以為否

滕字訓

滕之義為送春秋所書晉人衛人來滕皆送女也楚辭九章云波滔兮
兮來迎魚鱗兮分滕予其義亦同周易咸卦象曰咸其輔頰舌騰以
說也釋文云騰達也九家皆作乘而鄭康成虞翻作騰而亦訓為送云

用礼奇字

六經用字固亦間有奇古者然惟周礼一書獨多予謂前賢以為此
書出於劉歆之常從揚子雲學作奇字故用以入經此法為濫柄為
枋耶為衰美為媿呼為噤呼為摻詔為殼怪為傀暴為譏搗為籍風
為飄鮮為魚橘為莖螺為贏脾為蠶魚為敵埋為狸吹為斂陔為祗
暗為齟枋為標探為擢翅為翼橘為茗駭為賊擊為擊辜為樟掬為
葦窳為棋藻為藻吳為頂叩為敏艱為難魅為魁與夫廝醜胖鱗齧
眠副醜窳鷲箔鸞杓紛齠嬰檠棘之類皆他經鮮用予前已書之而

不詳悉若考工記之字又不可勝載也

大禹之書

夏書五子之歌述大禹之戒其前三章是也禹之謨訓拾虞夏二書
外他無所載漢藝文志雜家者流有大帛三十七篇云傳言禹所作
其文似後世語希古為字也意必依倣而作之者然亦周漢間人所
為今寂而無傳亦可惜也

隨巢胡非子

漢書藝文志墨家者流有隨巢子六篇胡非子三篇皆云墨翟弟子
也二書今不復存馬摠意林所述各有一卷隨巢之言曰大聖之行
兼愛兼民疎而不絕賢者欣之不肖者憐之賢而不欣是賤德也不
肖不憐是忍人也又有鬼神賢於聖人之論其於兼愛明鬼為墨之
徒可知胡非之言曰勇有五等勇長劍赴深淵折蛟龍搏龍鬣此強
徒之勇也勇長劍赴深淵折蛟龍搏龍鬣此強人之勇也登高危之

上鵠立四望顏色不變此陶岳之勇也劉必刺視必殺此五刑之勇也齊威公以魯為南境魯愛之曹翦匹夫之士一怒而劫為乘之師存子乘之國此君子之勇也其說亦卑源無道人處

別國方言

今世所得揚子雲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凡十三卷郭璞序而解之其末又有漢成帝時劉子駿與雄書後取方言及雄答書以予考之殆非也雄自序所為文漢史亦傳但云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及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雄平生所為文盡於是矣初名所謂方言漢藝文志小學有訓纂一篇儒家者雄所序三十八篇注云方玄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雜賦有雄賦十二篇亦不載方言觀其答劉子駿書稱蜀人嚴君平按君平本姓莊漢顯帝諱莊始改曰嚴法言所稱蜀莊沈冥蜀莊之才之珍吾珍

莊也皆是本字何獨至此書而曰嚴又子駿只從之求書而答云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則豈死以從余也何至是哉既云成帝時子駿與雄書而其中乃云成帝皇帝及嚴抵牾又書稱汝潁之間先漢人無此語也必漢魏之際好事者為之云

雜史

史記衡山王傳曰夜從密王密謀反事漢書傳云日夜縱史王謀反事如淳曰史讀曰勇縱史猶言勉強也顏師古曰縱音子勇反縱史謂獎勵也揚雄方言云食圖德德謂也勸也南楚凡已不欲喜而旁人說之不欲怒而旁人怒之謂之食圖亦謂之德德今禮部韻略收入漢注皆不引用

摠持寺唐勅牒

唐世符帖文書今存者最少隆興府城內摠持寺有一碑其前一紙乾符三年洪州都督府牒僧仲暹次一紙中和五年監軍使帖僧神遇第三紙光啓三年十一月申書門下牒江西觀察使其列衛者二

十四人曰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杜延能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孔緯此後擢拔左僕射一人擢拔司空二人擢拔司徒八人擢拔太保三人擢拔太傅一人擢拔太尉三人擢拔太師一人皆帶平章事著姓太保兼侍中昭度不書平字擢拔太師兼侍中一人太師兼中書令一人皆不著姓捨杜孔韋三正相之外餘皆小書傳字蓋使相也後又有節度使鍾傳兩牒字書端勳有法如士人札翰今時臺省吏文不能及也嘉祐二年維揚人職方員外郎李上交東豫章東湖見所藏真蹟為辨之云二十一人者乃張潛朱致李福李可舉李罕之陳敏瑄王處存王徽曹誠李康威李茂正王重榮楊守亮王鎰吳彥祺朱全忠張全義拓拔思恭時溥王鐸高駢也而注云見僖宗紀及實錄以予考之自三相及拓拔吳彥祺時溥張潛朱全忠李茂正諸人外如李克用朱瑄王行瑜皆是時候相不應缺而朱致王鐸王重榮李福皆已死所謂太師中書令者史策不載唯

唯陳敏瑄擢拔此官而兼中令最後者其是歟他皆不復可究實矣

禁旅遷補

國朝宿衛禁旅遷補之制以歲月功次而遷進者謂之挪連大禮後次年殿庭較藝乘輿臨軒曰推揆子其歲滿當去者隨其本資高者以正位固練傳刺史補外州總管鈐轄小者得州都監當留者於軍職內陞補謂之轉負唯推揆之曰以疾不赴赴者為害甚重紹興三十二年四月以右史午對時將有使事與上今張才甫同叙於皇城司省一老兵懷頭執黑杖子揖辭皇城辦官劉知開泣涕嘆嗟劉亦為惻然予向其故兵以杖相示滿其上皆揭記士卒姓名營屯事件云身是天武第一軍都指揮使曾立戰功積官至遷郡團練使今年滿當出職差紳前呈試了便得正任使名而為近郡總管不幸小疾遂遭揀汰只可降移外藩將按在身官位一切除為方伏事州都監聽管營部轄三十年勤勞一旦如掃蕩余不偶至於如是生者因歎

息憐之按崇寧四年有詔諸班直當備宿衛病告滿尚可療者殿前
指揮使補外軍城指揮使蓋舊法也

六言詩難工

唐張繼詩今人所傳者唯楓橋夜泊一篇荆公詩選亦但別有兩首
樂府有塞孤一篇而皇甫冉集中載其所寄六言曰京口情人別久
揚州估客來疎潮至潯陽回去相思各處通書再酬之而序言懿孫
予之舊好祇役武昌有六言詩見憶今以七言截答蓋拙於事者繁
而費毋之意以六言為難工新六為七然自有三章曰江上年春
早津頭日人行借問山陰遠近猶聞潯陽暮鐘聲水流絕澗終日草
長深山暮雲大吐雞鳴幾處天邊樹繞誰家山絕東西多少朝
度雲遮皆清絕可畫非拙而不能也予編唐人絕句得七言七千五
百首五言二千五百首合為萬首而六言不滿四十信乎其難也

杯水救車薪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如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
薪之火也不想則謂之水不勝火予讀文子其書有云水之勢勝火
一勺不能救一車之薪金之勢勝木一刃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
一塊不能塞一河文子周平王時人孟氏之言蓋本於此

詘一人之下

蕭何諫高祖受漢王之封曰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眾之上
者湯武是也六韜云文王在岐召太公曰吾地小太公曰天下有粟
賢者食之天下有民賢者牧之屈於一人之下則申於萬眾之上唯
聖人能為之然則蕭何之言其出於此而漢書注釋諸家皆不引證

秦漢重縣令

秦漢之時郡守縣令之權極重雖一令之微能生死人故為之賓客
者邑人不敢不敬單父人呂公善沛令薛仇從之客沛中豪傑等聞
令有重客皆往賀謂以禮物相慶也司馬相如游梁歸蜀素與臨邛

令王吉相善來過之舍於都亭際即當人卓王孫程鄭相謂曰令伯
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相如竊王孫女歸成都以貧困復出臨邛王
孫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長卿人材足依且又令客素何
相辱如此後云言疑令之客不可以辱也是時為令客者如此令士
大夫為守令故人往見者雖未必皆賢豈復蒙此禮敬猶或疾於法
制微有干託其累主人必矣

之字訓變

漢高祖諱邦荀悅云之字曰回惠帝諱盈之字曰滿謂臣下所避以
相代也蓋之字之義訓變左傳周史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
遇觀之否謂觀六四變而為否也他皆倣此

容齋三筆卷第十五

容齋三筆卷第十六 二十則

蹇氏父子

蹇周輔立江西福建茶法以害兩路其子序辰在紹聖中乞編數元
祐章疏奏請人為一帙置在二府由是搢紳之禍去一得脫此猶未
足言及居元符過密中肆言樂自娛後守蘇州以天寧節與其父忌
日同輒於前一日設宴及節日不張樂其為人臣之義如是蓋舉世
未聞也

神臂弓

神臂弓出於弩墮法古未有也熙寧元年氏李宏始獻之入內副都
知張若水方受旨料管弓弩取以進其法以糜木為身檀為弦鐵為
鏢子鏢頭銅為馬面牙發麻繩扎絲為弦弓之身三尺有二寸弦長
二尺有五寸箭木羽長數寸射二百四十餘步入榆木半符神宗閱
試甚善之於是行用而他弓矢弗能及紹興五年韓世忠又侈大其

制吏者克敵弓以共金虜戰大獲勝捷十二年詞科試日主司出克敵弓銘為題云

勅令格式

法令之書其別有曰勅令格式是也神宗而前曰禁於未然之謂勅禁於已然之謂令設於此以待彼之至謂之格設於此俟彼效之謂之式凡入管杖徒流死句例以下至斬獄十者二門廢刑名輕重者皆為勅自品官以下至斬獄三十五門約束禁止者皆為令余官庶人之等儀令分釐之給有等級高下者皆為格表奏帳籍簿牒符檄之類有制檄者皆為式元豐編勅用此後來雖數有修定然大體悉循用之今假寧一門實載於格而公私文書行移至若為武假則非也

顏魯公戲吟

陶淵明作閑情賦寄意女色蕭統以為白玉微瑕宋廣平作梅花賦

皮日休以為鐵心石腸人而亦風流艷冶如此顏魯公集有七言聯句四絕其曰大言樂語曉語碎語於樂語云苦河既濟真僧喜新知滿堂笑相視成客傷來見妻子學生放假偷向市囋語云拈齋飯指不知休欲炙侍立涎交流過屠大嚼皆知羞食店門外強淹酒醉語云逢槽遇麴便醱酢覆車墜馬皆不醒傷若搗羅髮垂頰狂心亂語無人羞以公之剛介守正而作是詩豈非以文滑稽乎然語意平常常可咀嚼乎於味公詩也

紀年用先代名

唐德宗以建中興元之亂思古宗正親明皇開元為不可改及故改年為正元者取一字以法象之高宗建炎之元欲法建隆而下字無所本孝宗以乘乾一切用正元故事隆興以建隆紹興乾道以乾德至道淳熙以淳化雍熙紹熙以紹興淳熙慶元以慶曆元祐也

中舍

官制未改之前初升朝官有出身人為太子中允無出身人為太子中舍皆令通直郎也近時士大夫或不能曉乃稱中書舍人曰中舍殊可笑云蘇子美在進奏院舍館職有中舍者欲預席子美曰樂中既無箏瑟篳篥笛笙上安有國舍虞比國謂國子博士舍謂中舍虞謂虞部比謂比部員外郎中皆任子官也

多赦長惡

熙寧七年旱神宗欲降赦時已兩赦矣王安石曰湯旱以六年自責曰政不節與若一歲三赦是政不節所以弭災也乃心安石平生持論務與眾異獨此說為至公道者六年之間再行聖澤豈州富人盧助教以刻核起家因至田僕之居為僕子四人所執投置柙白內揭碑其龜為肉泥既鞠法成獄而過已爾赦恩獲免至復登盧氏盧氏之門笑侮之曰助教何不下莊收穀茲事可為冤憤而物郡失於奏論紹興甲寅歲至於四赦凶盜殺人一切不死惡處長惡何補

於治哉

奏議極獄

物郡極獄許奏議蓋朝廷之深恩然不問所犯重輕及情理盡害一切縱之則為壞法近年提點江東刑獄專務全活死囚其用心固善然南康婦人謀殺其夫甚明由貸其家勘官翻以失入被罪予守類一將兵逃至外邑殺村民於深林民死後知之畏申官之費即焚其尸事悉係獄以殺時無證尸不經驗奏裁刑者輒定為斷配予持鞫不下復奏論之末下而此兵死於獄因記元豐年宣州民葉元以同居兄亂其妻而殺之又殺兄子而強其父與嫂約契不訟於官鄰里受其辜州以情理可憫為上請審刑院奏欲貸神宗曰死人已前死為亂之事特出於葉元之口不足定罪且下民疑為無知抵冒法禁固宜哀矜然以妻子之愛既殺其兄仍收其嫂又罔其父皆逆天理傷敗人倫宜以嚴兄至死律論此言可謂至明矣

醫職允濫

神宗董正治官立醫官類止於四員及宣和中和安大夫至翰林醫官凡一百十七人直局至祇候凡九百七十九人元濫以此三年五日始改以二十員即以三十員醫效至祇候以三百人為額而額外人免改正但不許作官戶見帶造郡人無依元豐舊制然竟不能循守也乾道三年正月隨龍醫官中和大夫階州團練使潘攸美判左醫局請給依祇候例支破通時在兩掖取有祇候金支本色因依祇候和安大夫潭州觀察使月積米麥百餘碩錢數百千春冬綿緞之屬比他人十倍因上章極論乞將攸美得請給令戶部照條支破考宗聖諭云豈惟潘攸美不合得并祇候亦不合位了即日御筆批依仍改正祇候已得真俸之旨旋又罷醫官局

切脚語

世人語音有以切脚而後者亦向見之於書史中如以蓬為勳籠槩

為勳闌鐸為突落正為不可圖為突乘鉅為丁寧項為滿顛角為石落蒲為勳盧精為即零煙為突耶諸為之字旁為旁廊茨為蕪蕪圖為屋寧銅為昌靈窠為窠駝是也

唐世辟寮法九詞

唐世辟寮法九詞 唐世節度觀察使辟置寮佐以至州郡差掾屬牒語皆用四六大略以告詞李商隱樊南甲乙集願雲編彙羅隱湘南雜彙皆有之故韓文公送石洪赴河陽幕府序云撰書辭具馬幣李肇國史補載崔州差故相韋執誼攝軍事術推亦有其文似若今時只以吏牒行遣也錢武肅在鎮牒鍾廷翰攝安古之清云勅淮南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傅將仕郎試秘書省拔書郎鍾廷翰牒奉慶分前件官儒素修身早昇官緒寫居雲水累歷星霜克循廣謹之規依顯溫恭之旨今者願求錄用特議掄材安古屬城印曹闕吏俾期差攝勉效公方儼陶佐理之能豈惟超昇之獎事須差攝安古躬主清標舉者故牒貞

昭二年三日日樛後銜云位尚父守尚書令吳越王押此樛今藏於
王順伯家其字畫端嚴有法其文則掌書記所撰殊為不工但印記
不存矣謂之樛為印曹亦佳

高子允錫刺

王順伯藏昔賢墨帖至多其一曰高子允諸公錫刺凡十六人時公
美傑振甫余中塾深又元者寧秦少游黃魯直張文潛晁公若司馬
公休李成季葉致遠黃道夫廖明略彭器資陳祥道皆元祐四年朝
士唯器資為中書舍人餘皆館職其刺字或書官職或書郡里或稱
姓名或只稱名既手書之又斥主人之字且有同舍尊兄之目風流
氣味宛然可端揖也若後之士大夫一付筆友也蘇忠憲公帖亦有
其二一曰襄奉候子石兄起居知且謹謁一曰襄別洪州少卿崇士
蓋又在前帖三十年之先也

蔡君謨書碑

歐陽公作蔡君謨墓誌云公工於書畫歎曰惜不妄與人書仁宗尤
愛稱之御製元勇齋西王碑文詔公書之其後蔡崇士撰溫成皇后
碑文又勅公書則辭不肯曰此待詔職也國史傳所載蓋用其語比
見蔡與歐陽一帖云鄉者得侍陛下清光時有天旨令寫御撰碑文
字字題榜至有勳德之家干請朝廷出勅令書襄謂近世書寫碑誌
則有資利若朝廷之命則有司存焉待詔其職也今與待詔爭利其
可乎力辭乃已蓋辭其可辭其不可辭者不辭也然後知蔡公之言
意如此雖勳德之家請於朝出勅令書者亦辭之不止一溫成碑而
已其清介有守後世或未知之故載於此

楊涉父子

唐楊涉為人和厚恭謹哀帝時自吏部侍郎相時兼金忠檀國海
國當為相與家人相泣謂其子凝式曰此吾家之不幸也必為汝累
後二年金忠篡逼涉為押傳國寶使凝式曰大人為唐宰相而國家

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後與人雖係富貴素千載何盡
辭之誇大駭曰汝誠吾族神色為之不寧者歟曰此一揚海也方其
且相則對其子有不幸之語及持國寶與逆賊則駭其子勸止之語
一何前後之不相侔也鄙夫愚夫又懲白馬之禍喪其良心甘入六
淫之列其可羞也甚矣凝武病其父失為託於心疾歷五代十二君
伴死不仕亦賢乎哉

佛曾卍字

法苑珠林敘佛之初生云開卍字於曾前彌千輪於足下又占相部
云此來玉皇帝於曾前自然卍字大人相者乃往占世壽際釋渴不
善行故亨於夷堅丁志中載蔡京曾字京死後四十二年遷葬皮
肉消化已盡獨心骨上隱起一卍字高二分許如錫刻所就正與此
同以大毒誤國之人而有此祥誠不可曉也豈非天崩地圯造化定
數故產此異物以為京社之禍邪

蘇漢詩

杜子美贈蘇漢詩序云蘇大什卿漢靜者也旅于江側凡是不交州
府之客人事都絕久矣有與江浦忽訪老夫請誦近詩皆吟數首才
力索壯詞句動人海思雷出書篋几杖之外殷々留舍不覺賦八韻
託興亦託老夫傾倒於蘇子矣詩有五回誦新作突過黃初詩之語又
有一篇寄裴道州序呈蘇漢什卿云附書與裴因示蘇以此生已愧
須人杖致君竟舞付云等早據要路思指軀其褒重之如此唐藝文
志有漢詩一卷云漢少喜剽盜善用白雲巴蜀商人苦之稱白頭以
比莊騶後折節誘書進士及弟湖南崔瓘辟從事繼走交廣與哥舒
晃反伏誅然則此所謂靜隱者也漢在廣州作史律詩十九首上廣
府帥其一曰養蠶為素絲葉盡蠶不老頃筐對空林此意向誰道一
女不得織為夫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難禍亦不在大禍亦
不在先世跡除孟門吾徒當勉旃其二曰毒蜂一巢成高挂惡木枝

行人百步外日漸寬為飛長安大道邊挾彈誰家兒手持黃金丸引
洗年所疑一中筋下來勢若風雨隨身如箭橫宛轉送所之徒有
疾惡心奈何不知幾許此二詩可以知其入矣杜贈漢詩名為祀吳
語意不異他等厥有言哉

歲後八日

東方朔占書歲後八日一為雞二為犬三為豕四為羊五為牛六為
馬七為人八為穀謂其日暗則所主之物有臨則災杜詩云元日到
人日未有不陰晴用此也八日為穀所係尤重而人罕知者故書之

門馬圍馬

左氏傳好用門馬字如晉侯圍曹門馬齊侯圍龍廬蒲就魁門馬吳
伐曹吳子門馬偏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馬及蔡公孫翩以兩矢門
之門于師之梁門于陽州之類皆奇詭之語也然公羊傳云入其大
門則無入門馬者入其圍則無人圍馬者上其堂則無人馬又傑出

味

有味何休注堂無人馬之下曰但言馬絕語解堂不設守視人故不
言馬者休之學可謂精妙能盡五言之深意

郡縣主婚官

本朝宗室袒免親女出嫁如婚係白身人得文解者為將仕郎否則
承節承孫即妻雖死夫為官如故按唐元元中故懷澤縣主婚按
督善大夫實克紹狀言臣頃以國親超授寵祿及縣主婚逾官遂
傳臣陪位出身未授按官自有本官伏乞宣付所司許取前御錢
州司戶系軍隨例調集詔許赴集仍悉所司比類前任正員官依資
注擬自今已後郡縣主婚除丁憂外有曾任正員官停按官俸料
後者准此處分乃知婚官不停者恩厚於廣世多矣紹興中高士彝
為偽福國長公主至親察使及公主事甚誅死猶得故官可謂優渥

樂府詩引喻

白齊梁以來詩人作樂府子夜四時歌之類每以前句比興引喻而

後句實言以證之。至唐張祜李商隱溫庭筠范蒙亦多此體。或四
句皆然。今略書十數。取于策。其四句者。如高山種芙蓉。復經黃蘗塢。
未得一蓮時。流離嬰辛苦。意外山魃立。知渠脚不多。二更撥底。下摸
第是誰撥。淮上秋多。回頭想。是情滿帆。海東鐵。爭得一歡成。其兩
句者。以風吹荷葉動。無意不搖蓮。空織金。經緯求正理。白雞。圍棋燒
敗。燹若子。故依然。理絲入。砒。撥。何。悵。不成。正。櫺。門。不。安。橫。毛。獲。相。突
意。黃。檠。而。春。生。苦。心。日。長。明。燈。照。空。局。悠。然。未。有。如。玉。作。彈。棋。局
中心。豈不。平。而。刀。橫。眼底。方。費。淚。難。裁。中。劈。庭。前。棗。教。郎。見。赤。心。千
尋。苦。蔗。枝。爭。未。長。苦。愁。見。蜘蛛。織。尋。思。直到。明。雙。燈。俱。暗。盡。李。許
兩年。回。已。更。書。石。闕。憶。子。夜。啼。思。芙蓉。腹。裏。羞。憐。汝。狂。心。起。朝。看。暮
牛。跡。知。是。宿。啼。痕。梳。頭。入。黃。泉。分。作。兩。死。計。石。闕。生。中。斷。愁。不。能
語。乘。龍。不。作。兩。畫。夜。長。懸。結。皆。是。也。龜。蒙。又有。風。人。詩。曰。百。云。十
萬。金。師。出。區。知。三。憶。君。一。心。如。瑞。麥。長。作。兩。岐。分。破。壁。供。朝。饗。須。知

是苦辛。曉天窺落宿。誰識獨醒人。旦日思雙履。明時願早諧。丹青傳四
漢。難寫是秋懷。聞道秋懷多。應若舊期私。衣冠伴搗。獨處自然愁。皮
日休和。其上章云。刻石書離恨。因成別後愁。莫言春香薄。猶有萬重
思。錫出。客。刀。飾。親。逢。巧。笑。難。日。中。駱。客。珮。爭。索。即。蘭。干。江。上。秋。聲
起。從來浪得名。逆風猶挂席。苦不令。凡。情。劉。采。春。所。唱。云。不是厨中
味。爭知。食。裏。心。井。邊。銀。釧。落。展。轉。恨。深。深。蘇。端。為。紅。燭。情。知。不。自。由
細。絲。斜。結。網。爭。索。眼。相。鉤。尤。為。明。白。七。言。亦。間。有。之。如。東。邊。日。出。西
邊。雨。道。是。無。情。又。有。情。玲。瓏。散。子。烏。紅。豆。入。骨。相。思。知。也。無。金。瓶。批
核。真。堪。恨。裏。許。元。來。別。有。人。是。也。近。世。鄙。詞。如。一。落。索。索。關。蓋。效。此
格。蘇。意。亦。新。工。恨。大。俗。耳。然。此。才。士。不。能。為。也。傳。東。坡。一。絕。句。云。蓬
子。聲。聞。須。見。意。梅。柳。著。盡。更。無。茶。破。衫。却。有。重。縫。處。一。飯。何。曾。忘。却
匙。蓋。是。交。与。意。差。見。一。句。中。又。以。前。比。也。集中。不。載。

○東晉書卷之六十一 謝安嘗問謝道韞曰
雪夕何如道韞曰撒鹽空中差可擬
未見柳絮因風起因風起而散也
○謝道韞嘗與兄謝安共飲安曰雪
夕何如道韞曰撒鹽空中差可擬
未見柳絮因風起因風起而散也
○謝道韞嘗與兄謝安共飲安曰雪
夕何如道韞曰撒鹽空中差可擬
未見柳絮因風起因風起而散也

容齋三筆卷第十六終

